

T1681/2402(2)

勸善書

五六

SEP 2 1955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五

嘉三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惟天無親。克敬惟親。○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天畏棊忱。○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
 上。陟降勗士。曰監在茲。○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民
 人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德政。而均布福焉。○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
 卑而不可勝。○天之處高而聽卑。○聖人法天。天亦助聖。○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

存心佛法。當蒙福祉。○克誠可以感鬼神。惟德能以動天地。○為人豪
 貴。國王長者。後禮事三寶。中來。○眾生脩善。以清淨心。歸佛法僧。命終生
 天。○歸依佛。不墮地獄。歸依法。不墮餓鬼。歸依僧。不墮傍生。○三寶護世
 間。我今頭面禮。六道諸眾生。今盡為歸依。○若人知敬佛。及佛弟子眾。現
 世人讚歎。後世生天上。○大覺之慈。至極之聖。聞名致敬。則勝業肇於須
 臾。憑心想化。則妙果成於曠劫。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經

華

供養三寶。廣建福田。救災拔難。○形容端正。衆人恭敬者。後敬奉三寶中來。○子孫昌盛。長命富貴者。後供養天尊。大道星辰中來。○豪貴尊勝。人見敬畏之。後敬信三寶中來。

感應

唐宰相裴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師圭峯密禪師。得達磨頓門。密師注法界觀禪源詮。皆休撰序。常被毳衲於歌妓院。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每發願。世世為國家加護佛法。後于閩國王生一子。手文有裴休二字。聞于中朝。其子弟欲迎之。彼國不允而止。宗王才元。侍其母仁壽郡主。好善敬佛。一日過天台。詣石橋。至羅漢嶺下。遇一僧策杖獨行。謂曰。欲往燒香耶。志誠善。既去。衆疑僧眉毛覆眼。恐非凡。乃令上嶺訪之。已失所在。至石橋。烹子。爇香設茗次。仁壽忽指橋外。說山曰。山上有路。必亦可通人行。諸人皆不見。寺僧曰。羅漢不現。已十餘年。郡主既先有所覩。今夕必有異。至夜大風雨。炬燭俱滅。忽有白雲覆橋上。化作長廊。廊上一僧秉燭。風勢雖猛而燭不搖。三十餘僧往來其中。久之。

燭忽滅。一炬別起。而僧已百餘人。至第三次。燭光中僧至數百人。面目手足皆可辨。如世所繪行腳羅漢。一行之人皆見。獨一婦與一姪無所覩。蓋仁壽能盡至誠。故感應昭著如此。

晉王懿。字仲德。太原人也。守車騎將軍。世奉佛法。父苗。符堅時為中山太守。為丁零所害。仲德與兄元德携母南歸。登陟峭險。飢疲絕糧。無復餘計。唯歸心三寶。忽見一童子牽青牛。見仲德等甚飢。各與一飯。因忽不見。時積雨大水。仲德前望浩然。不知何處為淺。俄有一白狼旋繞其前。遇水而反。似若引導。如此者三。於是逐狼而渡。水纔至膝。俄得陸路南歸。後自五兵尚書為徐州刺史。嘗欲設齋。一旦洒掃屋宇。敷陳香花。盛列經像。忽聞法堂有經唄聲。清婉流暢。仲德遽往觀之。見有五沙門在佛坐前。威容偉異。神儀秀出。仲德知非凡僧。心甚懽敬。沙門回相瞻盼。意若依然。音旨未交。忽竦身飛空而去。親友賓僚。見者甚衆。咸悉欣躍。倍增信悟。

晉周閔。汝南人。為護軍將軍。世奉佛法。薦於誠敬。蘇峻之亂。都邑人士皆東西播遷。閔家有小品一部。以半幅八文素。反復書之。又有餘經數臺。大

品亦雜其中。既當避難。單行。不能得盡持去。尤惜大品。不知在何臺中。倉卒而去。徘徊歎咤。不覺大品忽自出外。閱驚喜持去。周氏遂世寶之。

宋王尚書雲。字飛卿。少不慧。昆季皆指笑之。父母亦不愛也。或勸之禱諸觀音。王從之。乃齋戒沐浴。晝夜禮拜。一夜恍惚。若夢寐中。而未嘗寢也。見一人。綰高髻。著白寬衣。雖無裝飾。而神采尊嚴。光明洞照。一室。謂王曰。汝誠心昭格。自此聰慧過人。

昔有長者夫人懷妊。口出好香。氣滿一國。阿闍世王遣使尋求。問長者。長者具答。使者白王。王大歡喜。名語長者。卿若生男者。當持與我。後乃生女。有金縷衣。自然著身。母怪解去。隨生一重。還著其身。便往問佛。佛言。昔有貧家婦。出行遇雨。見一老沙門。是辟支佛。泥倒躄地。傷膝血出。即扶沙門起。洗去其血。自裂己衣。用裹傷膝。婦人雖未奉法。能常好敬信佛道。死生天上。壽終下生。故有自然之衣。口出好香。

唐東蜀大聖院有木像。制度瓌異。耆耆相傳云。頃自荆湘。泝流向上。歷歸峽等郡。郡人具舟楫取之。千夫牽挽。終不及岸。至渝州人焚香祈請。應聲而往。郡守及百姓遂構大聖院安置之。東川有牙將者。其子嘗病瘡。忽一日。畫地告其父曰。我宿障深重。被茲業疾。聞大聖神通。我欲捨身出家。依止供養。冀消除罪根耳。父許之。乃虔潔焚脩。夙夜無怠。經三四載。歛爾能言。抗音清辯。超於恒輩。復有跛童子者。觀茲奇異。發願於大聖院。終身苦行。懺悔求福。未逾暮歲。忽能起行。筋骨自伸。步驟無礙。事悉具本院碑。殿東廡有瘡僧跛童子畫像焉。

宋費崇先。吳興人。自少精勤佛法。泰始三年。受菩薩戒。寄齋於謝慧遠家。二十四日。晝夜不懈。每聽經。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初齋三夕。見一人。容服不凡。逕來舉爐去。崇先視膝前。爐猶在。方悟神異。自惟衣裳新濯。了無不淨。唯坐側有唾壺。既撤去。壺即復見。此人還爐於前。未至席。猶見兩爐。既至。即合為一。然則此神人所提者。蓋爐影耳。崇先又嘗聞人說福遠寺有欽尼者。精勤得道。欣然願見。未及得往。屬意甚至。嘗齋於他家中。夜忽見一尼。容儀端儼。著赭布袈裟。正立齋席之前。食頃而滅。崇先及見此尼。狀貌被服。即前夜所覩者也。

宋魏世子梁郡人。奉佛精進。兒女遵脩。唯婦迷執不信。女年十四病死。七日而蘇。云可安施高座。并無量壽經。世子即為具設經座。女雖持齋戒。未嘗看經。今即陞座。誦聲清利。下啓父言。兒死便往無量壽國。見父兄。及已。三人池中。已有芙蓉大花。後當化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此苦。故歸啓報。語竟復絕。母於是敬信三寶尤篤。

宋陳秀遠。潁川人。嘗為湘州西曹。客居臨湘縣。少信奉三寶。年過耳順。篤業不衰。元徽二年七月中。宴卧未寢。歎念萬品死生。流轉無定。惟己將從何來。一心祈念。真通感夢。時夕結陰。室無燈燭。有頃見枕邊如螢火者。流飛俄而一室盡明。連空如晝。秀遠遽興。合掌喘息。見庭中四五文上。有一橋閣。危欄彩檻。立於空中。秀遠了不覺升之。坐於橋側。見橋上士女往還。衣裝不異世人。未有一嫗。年可三十。青襖白布裳。行至秀遠左而立。有頃又一婦人。純衣白布。偏環髻。持香花前。語秀遠曰。汝前身即我也。以此花供養佛。故得轉身作汝。顧指青白嫗曰。此即復是我前身也。言殫而去。去後。老嫗亦漸隱。秀遠忽不覺還下。既下。光亦尋滅。

宋饒州民郭端友。精意事佛。紹興乙亥之冬。募眾紙筆。緣自出力。以清旦淨念書華嚴經。期滿六部乃止。癸未之夏五。染時疾。忽兩目失光。翳膜障蔽。醫巫救療皆無功。自念惟佛力可救。次年四月晦。誓心一日三時禮拜觀音。願於夢中賜藥。或方書。五月六日。夢皂衣人告曰。汝要眼明。用獼掌散。熊膽丸。則可。明日詣市訪二藥。但得獼掌散。點之不効。二十七夜。夢赴薦福寺飯。飯罷歸。及天慶觀前。聞其中佛事鐘磬聲。入觀之。及門。見婦女三十餘人。中一人長八尺。著皂春羅衣。兩耳垂肩。青頭綠鬢。戴木香花冠。如五斗器大。郭心知其異。欲候回面瞻禮。俄紫衣道士執笏前。揖曰。我乃都正也。專為華嚴來迎請歸舍啜茶。郭隨以入。過西廊。兩殿垂長黃幡。一女跪爐禮觀音。簾外青布幙下。十六僧對鋪坐具而坐。又見一道士下階取茶器。未及上。郭不告而退。逕趨法堂。似有感遇。夜分乃覺。明日告其妻黃氏云。熊膽圓方。乃出道藏。可急往覓。語未了。而甥朱彥明至。曰。昨夜於觀中。偶獲觀音治眼熊膽圓方。舉室驚異。與夢相符。即依方市藥。旬日乃成服之。二十餘日。藥盡眼明。至是年十月。平復如初。即日便書。增為千部。

乃止。後眸子瞭然。外人病目疾者。服其藥多愈。藥用十七品。而熊膽一分。為主。黃連。密蒙花。羌活。皆一兩半。防已。二兩半。草龍膽。蛇蛻。地骨皮。大木賊。仙靈脂。皆一兩。瞿麥。旋覆花。甘菊花。皆半兩。麩仁。一錢半。麒麟竭。一錢。蔓青子。一合。同為細末。以羯羊肝一具。煮其半。焙乾。雜於藥中。取其半生者。去膜。乳爛。入上藥。杵而圓之。如桐子大。飯後用米飲下三十粒。諸藥脩治。無別法。唯木賊去節。麩仁用肉。蔓青水淘。蛇蛻炙之。郭生自記其本末。但所謂法堂感遇。不以語人。

宋紹熙癸丑。金華縣孝順鎮農民陳二者。其妻懷妊將產。詣鎮市太平寺。請僧於佛前許孔雀明王經一部。以祈陰護。既而生男。久不償初願。妻遂雙瞽。九衣裳縫紉。皆倩鄰里。男能移步。但匍匐而行。妻夢一僧來言。與我千錢。吾為汝治眼疾。旦以告厥夫。夫云。得非所許經卷未還故耶。妻曰。家間亦貧。尚無飯喫。何暇及此。佛亦不應屑屑與我較也。是夜陳二所夢亦同。偶到太平寺。閱僧房功德簿。頓憶其事。乃焚香告禱。乞放妻眼光明。候秋成還賽。及秋暮。始踐前約。恰費錢一千。纔及新春。妻雙目如平生時。了

無患苦。

宋福州南臺寺塑新觀音像。而毀其舊水上林翁求歸事之。後數月。操舟入海。舟壞而溺。急呼觀音曰。我嘗救汝。汝寧不救我。語訖。身便自浮。得一板乘之。驚濤亘天。約行百餘里。隨流入小浦中。獲遺物一筭。頗有所資。而歸。人以為觀音之助。

宋陳蔡間民祝季貞。敬信三寶。至誠不倦。卒十餘年矣。後里人趙子和亦卒。數日忽悟。即起馳出門。其妻子驚。前訊之。子和曰。我祝季貞也。安識汝。今將歸吾家。既而語音非子和矣。遂行。妻子隨之。至季貞家。見子和來。以為狂疾。罵而逐之。子和曰。我祝季貞。卒十一年。今乃歸。何拒我耶。其家聆其語。果季貞也。驗其事。即季貞也。妻子俱駭異。請之。季貞曰。我自去人世。迨今且一紀。居冥途中。思還省妻孥。不一日忘。冥間大王亦以我敬信佛法。功德不小。特從所欲。遣我復還。特以我去世久遠。宅舍已壞。語我曰。同里趙子和者。卒數日。假其身而還。即遣使送我於趙氏之舍。我故得歸。因話平昔事。歷然可聽。妻子方信而納之。自是季貞不食酒肉。衣短麤衣。行

乞陳蔡汝鄭間得緡帛。隨以脩佛祠。施貧餓者。時一還家。不復預家事。
宗馬虔伯。巴西閬中人也。自少敬信佛法。嘗尹宣漢縣。元嘉十二年七月。
夜夢見天際有三人。長二丈餘。姿容嚴麗。臨雲下觀。諸天妓樂。盈物空中。
告曰。汝厄在荆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若處山澤。其禍剋消。人中齋戒。亦
可獲免。若過此期。當悟道也。時俯見相識楊暹等八人。並鎖械。又見道士
胡遼。半身土中。天際人皆記八人命。盡年月。唯語遼曰。若能脩立功德。猶
可延長也。暹等皆如期終亡。遼益懼。奉法山居。勤厲彌至。虔伯後為梁州
西曹掾。州將蕭思話也。蕭轉南蠻。復命為行參軍。虔伯思荆楚之言。心甚
懼。求蕭解職。將適衡山。蕭固不許。十五年即戊寅歲也。六月未得病。至八
月危篤。其日黃昏。後忽朗然。徹視。遙見西方有三人。形可二丈。前一人袈
袂垂鬘。頂光圓明。後二人姿質金耀。儀相端備。列于空中。去地數仞。虔伯
悉詳視。猶是前所夢者也。頃之不見。餘香移時方歇。同居小太。皆聞香氣。
因而流汗。病即小差。虔伯所居宇卑陋。于時自覺處在殿堂。廊壁煥然光
耀。皆是珍寶。俄即所患平復。

晉興寧中。沙門竺法義。山居好學。住在始寧保山。後得病積時。攻治備至。
而了不損。日就綿篤。遂不復自治。唯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
道人來候其病。因為治之。剗出腸胃。滌洗腑藏。見有結聚不淨物甚多。洗
濯畢。還內之。語義曰。汝病已除。眠覺。眾患豁然便利。體得復常。故其經云。
或現沙門梵志之像。意者夢其是乎。

南齊釋法願。善唱道。又能占相。王侯士庶。並受師戒法。永泰元年。寺側遭
火燒。逼及寺。弟子欲輿願出寺。願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即苦心歸念。於
是三面被焚。唯寺不燼。

宗陳安居。襄陽人也。伯父少事邪巫。鼓舞祭祀。神像盈宅。父獨敬信佛法。
恒自齋戒。世父無子。以安居紹焉。安居雖即伯舍。而理行精至。廢絕淫祀。
執心愈固。常誓曰。若我不殺之志。偶當虧奪者。必先自齋截四體。乃就其
事。家人並諫之。安居不聽。經二年。病發死。但心下微暖。家人不斂。至七日
夜。守者覺屍足間。如有風來。飄動衣衾。蘇而有聲。家人初懼。屍歷皆避之。
既而稍能轉動。乃求飲漿。家人喜。問從何來。安居具說所經。初見一人若

使者有從者數十人。持刀呼去。從者欲縛之。使者曰。此人有福。未可縛也。行可三百餘里。至一城府。樓宇甚整。使者將至數處。如局司。有一人從內出。揚聲大呼曰。安居可入。既入。稱有教付獄吏兩人。一云與大械。一云此人頗有福。可只三尺械。疑論不決。乃共視文書。久之。遂與三尺械。有頃。傳教來云。府君喚安居。安居至閣。見有鉗梏者數百。一時俱進。安居在第三。至階下。一人冠冕立于內。前讀諸罪簿。其第一者云。昔娶妻之始。夫婦為誓。有子無子。終不相棄。其人本是祭酒。妻亦奉道。後竟棄其妻。妻常冤訴。府君曰。汝夫婦違誓。大義不終。罪大也。付法局詳刑。次讀第二女人辭牒。忘其姓名。云家在南陽冠軍縣黃水里。家安鑿器於福竈口。而此婦眠嬰兒於竈上。匍匐走行。糞汙鑿器中。此婦寤已。即請謝神祇。盥洗精潔。府君曰。眠竈非過。小兒無知。又已請謝神明。是無罪也。引安居至階下。一人具讀文牒。為伯所訴。府君曰。此人事佛。大德人也。其伯殺害無辜。欺誑百姓。罪宜窮治。以昔有小福。故未加罪耳。今復謗訴無辜。教催錄取來。至而府君遣還。云善成勝業。可壽九十三。努力勉之。勿復更來。安居出至閣。局司

云。君可拔却死名。於是安居以次抽名。既畢。遇一貴人。言汝得還甚善。力脩功德。吾身福微。不辦生天。受報於此。輔佐府君。亦優游富樂。神道之美。吾家在宛。姓某。名某。君還為吾致意。盡誠奉法。勿犯佛禁。可具以所見語之也。乃以三人力士送安居。出門數步。有傳教送符與安居。謂曰。君可持此符。經過戍守。以示之。勿輒偷過。有謫若有水礙。可以此符投水中。即得過也。安居受符而歸。行久之。阻大江。不得渡。安居依言投符。朦然如眩。乃是其家庭中。正聞家中號慟。所送三人勒還就身。安居聞身臭穢。曰。吾不復能歸。此人乃強排之。踣於屍腳上。安居既愈。欲驗黃水婦人。故往冠軍縣尋問。果有此婦。相見依然。如有曩舊。云已死得生。說所聞見。與安居悉同。安居果壽九十三。

宋施昌時者。鄱陽官族子也。其家奉事觀音甚虔。年三十五歲時。登樓失脚。墜地。遭傷。歷用接骨補筋諸藥。皆不效。已而沉困。醫士熊彥誠。陳禹功。以為脉息甚惡。懼不可治。家人驚憂之。施瞑目。不食累日。妻子已營後事。視其外証。方無生理。一日正午。矍然而興。謂人曰。恰夢一婦女。白衣黑裳。

與我言。來日庚申。又是斗降。可取供養。斗中一盞棗湯。吞木香分氣丸。當即愈。妻檢視官曆。庚申斗降。皆明日也。敬依所教服藥。不踰夕。損處悉平。白衣婦者。蓋為觀音也。夫以佛而使人用斗法。乃信釋道二教。本無差別云。

宗泰始中。有當陽令曾虬。字靈預。少抗節好學。既為令。未幾罷官。歸家靜處。常服鹿皮。斷穀。餌木及胡麻。不應徵命。精信釋教。籠布長齋。註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徙居之。後病亟。晝有白雲徘徊簷戶之內。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

宗長干寺有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萬言。止長干寺。善巧宣唱。天然獨絕。穎常患癩瘡。積治不除。房內常供養一觀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緣壁上屋。須臾一鼠子從屋墜地。涎液沐浴。狀如已死。穎候似活。即取竹刮其涎液。又聞蛇所吞鼠。能療瘡疾。即行取涎以傅癩上。所傳既遍。鼠亦全活。信宿之間。瘡癩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

齊董賢明妻宋氏。夫婦敬信三寶。嘗發願求嗣。暨宋有娠。夢有人語云。尔必生男。體上有青誌。可名為青建。及生如言。即名焉。有容止。性理寬和。年十四。州辟主簿。後為水曹參軍。二年。寢疾。自云不振。次日臨盡。起坐謂母曰。罪盡福至。業累永絕。願母自愛。不須憂念。因失聲大哭。聲盡而絕。將殯。喪齋前。其夜靈語云。生死道乖。勿安齋前。自當有造像道人來迎喪者。明日果有道人來。名曇順。即依靈語。向曇順說之。曇順曰。貧道住在南林寺。造丈八像。垂成。賢子乃有此感應。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喪也。遂葬寺邊。三日。其母親詣其墓。乃見建如生。云願母割哀還去。建今還在寺住。母即止哭。而還舉家菜食。長齋。賢明夢見建。云願父暫出東齋。賢明便香湯自浴。齋戒出東齋。夜於光明中。聞建喚聲。驚起。見建在齋前如生時。父問汝往住何處。建云。從亡來。住在練神宮。滿百日。當得生。忉利天。建不忍見父母兄弟哭泣。傷慟。三七日禮諸佛菩薩。請四天王。故暫得還。願父母後今已。後勿復啼哭祭祀。阿母已發願求見建。不久當命終。即共建同生一處。父壽可得七十三。命終之後。當三年受罪報。勤苦行道。可得免脫。問曰。

汝從夜中來。那得有光明。建曰。今與菩薩諸天共下。此其身光耳。又問曰。汝天上識誰。建曰。見王車騎張吳興。外祖宋西河。建曰。非但此一門中生。從四十七年以來。七死七生。已得四道果。先發七願。願生人間。故歷生死。從今永畢。得離七苦。建臨盡時。見七處生死。所以大哭者。與七家分別也。問云。汝皆生誰家。建曰。生江吏部羊廣州張吳興。王車騎蕭吳興。梁給事。及此間。唯此間二十七年。餘處止三五年耳。自今以後。毒厲歲多。宜勤脩功德。建見世人死多墮三塗。生天者少。勤精進可得免度。發願生天。亦得相見。行脫差異。無相值期。又問云。汝毋憂憶汝垂死。可令見汝否。建曰。不須相見。益懷煎苦耳。但依向言說之。諸天已去。不容久住。慘有悲色。忽然不見去。後竹林左右。猶有香氣。家人亦並聞餘香焉。建云。所生七家。江檠羊希張永王玄謨蕭惠明。梁季文也。賢明遂出家。名法藏。

昔釋迦牟尼佛告大眾言。我曾往昔無數劫時。於妙光佛末法之中。出家學道。聞是五十三佛名。便即合掌。心生歡喜。復教他人。令得聞持。他人聞已。展轉相教。乃至三千人。異口同音。一心敬禮。即得超越無數億劫生死之罪。其千人者。華光佛為首。下至毘舍浮佛。於莊嚴劫得成為佛。過去千佛是也。此中千佛者。拘留孫佛為首。下至樓至如來。於賢劫中次第成佛。後千佛者。日光如來為首。下至須彌相佛。於星宿劫中當得成佛。

宋沈銓家錢塘。同妻施氏。專心淨土。敬禮三寶。請照律師。依觀經繪九品往生圖。印施般若經。供佛飯僧。徑山天寧五刹。皆建大殿像。平時諸善悉用。回向銓及施氏。前後命終。皆感化佛持錫接引西去。

宋永嘉許及之事。諸天甚著靈應。盜嘗夜入門。家未之覺。許老夢寢至。為巨人持長槍逐之。驚寤。遽起視外戶已開。畧無所失。明日見一槍于大門之外。不知從何來。及入供諸天室焚香。則神手持槍矣。始悟昨夢之驗。

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入舍衛城。而行乞食。時彼城中有一婆羅門。從外而來。見佛出城。光相巍巍。時婆羅門歡喜踊躍。遶佛一匝。作禮而去。佛便微笑。告阿難言。此婆羅門見佛歡喜。以清淨心。遶佛一匝。以此功德。從是以後二十五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快樂無極。竟二十五劫。得辟支佛名。

持觀那祇黎。以是因緣。若人旋佛。及旋佛塔。所生之處。得福無量也。

唐侯弘實。本蒲坂人也。幼而家貧。長為軍外子弟。年方十三四。嘗寐于簷下。天將大雨。有虹自河飲水。俄貫于弘實之口。其母見。不敢驚焉。良久。虹自天沒于弘實之口。不復出焉。及覺。母問有夢否。對曰。適夢入河飲水。飽之而歸。母聞之。默喜。知其必貴矣。後數月。忽有蜀僧詣門求食。臨去。謂侯母曰。女弟子。當有後福。合得兒子力。侯母呼弘實出。請僧相之。僧視之曰。此蜺龍也。但離鄉井。遠遊江海。客宦方有顯榮。又曰。此子性識慘毒。必為生靈之患。儻敬信三寶。即得善終。言訖而去。弘實後果自行伍出身。至于將領。同光三年。從興聖太子收蜀。蜀平之後。無何與陝府節度使康延孝等作叛。及延孝既滅。弘實得赦。尋為眉州刺史。節度夔州。復自寧江遷于黔府。一州二鎮。皆近大江。官業崇高。敬奉三寶。信心無怠。臨戎理務。持法御下。一歸慈善。卒得善終。

昔佛在世。與諸比丘。及與阿難。從鬱單羅。延國遊行村落。時天盛熱。無有陰涼。有放羊人。見佛觸熱。即起淨心。編草作蓋。用覆佛上。遊隨佛行。去羊太遠。放蓋擲地。還趨羊邊。佛便微笑。告阿難言。此放羊人。以恭敬心。而以草蓋用覆於上。以此功德。十三劫中。不墮惡道。天上人間。生尊貴家。快樂無極。常有自然七寶之蓋。而在其上。竟十三劫。出家修道。成辟支佛。名阿耨婆達。

晉孫稚。字法暉。齊國般陽縣人也。父祚。晉太中大夫。稚幼崇奉佛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病亡。祚後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門于法階。行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在人眾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拜。跪問訊。隨共還家。祚先病。稚云。無他禍崇。不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復歸。跪拜問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為泰山府君。見稚。說稱母字曰。汝某甲兒耶。未應便來。那得至此。稚吞伯父將來。欲以代遣。有教拘問。欲鞭罰之。稚救解得免。稚兄容字思淵。時亦在側。稚謂兄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勿復憂也。但勤精進。脩善奉佛。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生第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纏縛之故。獨生

國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邾城當有寇難。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秘之。故無傳者。

晉張應者。歷陽人。本事俗神鼓舞淫祀。咸和八年。移居蕪湖。妻得病。應請禱。備至。財產畧盡。妻平日信奉佛法。謂曰。今病日困。求鬼無益。乞作佛事。應許之。往精舍中。見竺曇鎧。曇鎧曰。佛如愈病之藥。見藥不服。雖視無益。應許當事佛。曇鎧與期。明日往齋。應歸。夜夢見一人長丈餘。從南來。入門曰。汝家狼藉。乃爾不淨。見曇鎧。隨後曰。始欲發意。未可責之。應眠覺。便炳燭。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曇鎧明往。應具說夢。遂受五戒。并除神像。大設佛供。妻病尋愈。咸康二年。應至馬溝。糴壇。還泊蕪湖口宿。夢見三人以銅釣釣之。應曰。我佛弟子。牽終不置。曰。奴叛走多時。應怖。謂曰。放我。當與君一升酒。乃放之。謂應曰。但畏後人復取汝耳。眠覺。腹痛泄痢。達家大困。應與曇鎧間絕已久。病甚。遣人請之。適偶不在。應尋氣絕。經日而復活。說有數人。以銅釣釣將北去。下一坂岸。岸下有鑊湯刀劍。楚毒之具。應時悟是地獄。欲呼師名。忘曇鎧字。但喚和尚救我。亦時喚佛。有頃一人從西面來。形

長丈餘。執金杵。欲撞此釣人。曰。佛弟子也。何入此中。釣人怖散。長人引應去。謂曰。汝命也盡。不復久生。可暫還家。頌唄三偈。并取和尚名字。三日當復命盡。即生天也。應既甦三日。持齋。遣人疏取曇鎧名。至日中食畢。禮佛讚唄。與家人辭別。澡浴著衣。如眠便盡。

昔毘舍離國。有五百盲人。乞食自活。時聞佛出世。覩見之者。癘殘百病。皆蒙除愈。貧乏衣食。愁憂苦厄。悉能解免。盲人共議。我等罪積苦毒。特甚。若當遇佛。必見救濟。便共行乞。人各令得一錢。用顧人引去。足得達彼。行乞經時。人各獲一錢。左右喚人。誰將我等。到舍衛者。金錢五百。顧其勞苦。時有一人來共相可。以錢與之。語諸盲人。展轉相牽。自在前導。將至摩竭。棄諸盲人。置空澤中。盲人不知為何國所在。互相捉手。踐踏他田。傷損苗穀。田主見之。盛發瞋怒。欲加痛責。乞兒求哀。具說上事。長者憫之。令一使人引詣舍衛。適達彼國。又聞世尊已向摩竭提國。使人復引向摩竭。盲人欽佛。係心欲見。肉眼雖閉。心眼已覩。歡喜發衷。不覺疲勞。已至摩竭。復聞世尊已還舍衛。如是追逐。九經七返。爾時如來。觀諸盲人善根已熟。便住待

之佛光觸身。應時兩眼俱各開明。乃見如來。四眾圍遶。身光晃晃。如紫金
山。前詣佛所。五體投地。為佛作禮。異口同音。共白佛言。唯願垂矜。聽在道
次。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墮。法衣在身。重為說法。得阿羅漢果。

昔月支國。有王名惡少。王此國中。莫不靡伏。母教勅王曰。設有臨死之難。
慎勿左旋。佛寺當念右旋。慎莫違吾此教。時惡少王大出兵眾。攻純血城。
手自執劍。敵三億人。後戰不勝。棄象奔走。顧視佛寺。即憶母教。誠便回象。
右旋。敵國見之。因各散伏。王見賊退。尋復進兵。得其本城。擒獲王身。便憶
佛語。自歸佛者。為尊為上。無有及者。設我不右旋。豈能壞此賊乎。

晉唐導。字保道。上虞人也。性淳謹。尤喜奉佛。太元八年。暴病而卒。經夕復
甦。云有人呼將去。至一城府。未進。頃見其叔父自城中出。驚問導。汝何故
來。導答。遠離姑姊。並歷年載。欲往問訊。未明當發。夜見數人急呼來此。即
時欲得歸去。而不知還路。叔父云。汝姑喪已二年。汝大姊兒道文。近被錄
來。既蒙恩放。仍留看戲。不即回去。積日方歸。家已殯殮。乃入棺中。又搖動
棺器。冀望其家覺悟。開棺。遂至路。其家或欲開之。乃問卜者。卜云不吉。遂

不敢開。不復得生。今為爬沙之役。辛勤極苦。汝宜速去。勿復住此。且汝小
姊。又已喪亡。今與汝姑共在地獄。日夕憂苦。不知何時可得免脫。汝今還
去。可語其兒。勤脩功德。庶得免之。於此示導歸路。將別。又囑導曰。汝得還
生。皆因汝平生奉佛之故。但人生在世。無幾。倏如風塵。天堂地獄。苦樂報
應。吾昔聞其語。今觀其實。汝宜深勤善業。務為孝敬。受法持戒。慎不犯一
可也。若入此罪地。幽窮苦酷。自悔何及。我家親屬。生時不信罪福。今並遭
塗炭。欲改惡為善。何可得耶。故以囑汝。勸化家內。共加勉勵。言已。涕泣。因
此而別。導隨路而歸。俄而至家。家治棺將竟。方營殯殮。導既附屍。尋即氣
通。移日遂活。乃勸示親戚。並奉佛法。初導姑適南郡徐漢。長姊適江夏樂
瑜。小姊適吳興嚴晚。途路遙遠。久無音息。導遂至三郡。尋訪姑及小姊。及
姊子果。並喪亡。長姊亦說喪殮。棺動等事。皆如叔言。姊聞導所言。道文冀
望開棺之意。追加痛恨。乃重為制服。

昔南天竺法家。有一童女。每日早起。淨掃庭中。門戶左右。會值如來於門
前過。心生歡喜。注意看佛。壽命旋促。即終生天。夫生天者。法有三念。自思

惟言。本是何身。自知人身。今生何處。定知是天。昔作何業。來生於此。由是
昔日見佛歡喜善業之故。得此果報。感佛重恩。乃供養佛。佛為說法。得須
陀洹。也。華言。聲聞名。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字婆持加。甚大惡。喜生
瞋恚。無有人類相與親善。然於六師生敬信心。於後時間。遇疾困苦。理極
正爾。誰能救濟我所受命。我當終身善好奉事。思惟是已。唯佛世尊能救
我命。即於佛所。生懃重心。渴仰欲見。爾時世尊。常以大悲。晝夜六時觀察
衆生。誰受苦惱。我當往彼濟拔之。當軟語說法。令彼心悅。若墮惡道。為設
方便而濟拔之。安置人天。使得道果。爾時如來。即便觀察。見彼長者為病
所困。憔悴叵看。無人瞻養。即放光明。照病者身。令得清涼。心即醒悟。喜不
自勝。五體投地。歸命於佛。爾時世尊。知婆持加善根已熟。應受我化。即便
往詣彼長者家。忽然驚起。合掌奉迎。善來世尊。敷座而坐。佛問婆持加。汝
今患苦。何者最劇。答曰。我今身心俱受煩苦。佛自念言。我於曠劫所脩慈
悲。誓療衆生身心俱病。時天帝釋。知佛所念。即詣香山。採拾藥草。名曰白

乳。以奉世尊。佛得此藥。授與婆持加。令使服盡。病悉除愈。身心快樂。即於
佛所。倍生信心。即便為佛。

劉宋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凡北境兵起。像輒流汗。是年像忽流汗。冬
魏寇淮上。時兗州驅迫沙門。助其戰守。魏軍誣以助亂。須臾及斬。決沙門悉
棄。至誠望佛懇禱。像大流汗。魏徐州刺史梁王奉法。王使數人以帛拭之。
隨出不已。王乃拜曰。衆僧無罪。誓自營護。必不加罪。若幽誠有感。當隨拭
即止。言已。自拭。應手而燥。王具表聞。下詔。皆見原宥云。

宋尼法盛。居金陵道場寺。習十六觀想。一夕禮像。遇病假寐。見大士乘雜
華雲。出寶相光。前來相迎。時諸尼款門問疾。咸見光明迸溢。盛白佛及菩
薩。放光度我。言竟而絕。

隋釋僧倫。始五歲時。自見白光滿室。遂往越州雲門寺出家。本業誦法華
經。開皇中。佛法大興。師於武陽理律師所聽講。忽見五色光。猶如車輪。照
自心上。即於光中禮五十三佛。光猶未息。又禮五十五佛。光方收斂。師年
八十五。俄召弟子曰。吾靜夜中。得諸法解脫。遂宴然坐逝。

唐賈湘累世好道。崇奉香燈。誅職計司。家頗富贍。然其脩奉勤至。人所不
及。有一幅老君像。常持以自隨。所至之處。雖一日一夕。亦設焚香之位。感
應之効。不可殫述。黃巢既陷長安。大駕西幸。湘揮金帛。劫手骨肉。自東渭橋
出道路。剽掠之人。不知紀極。其家百餘人行李。無所驚懼。遂於龍角山下
葺居避難。衣冠及遠近道流。皆投其家。各與拯給。請道流轉道德度人經。
不啻萬卷。有群賊忽圍其家。湘入告老君。乃出與語。賊投刃於地。羅拜其
前。湘問其故。默而不答。拜亦不已。湘捨而入門。羣賊猶拜。唯稱罪過。湘哀
之。持繒帛使人與之。慰勉移時。稍稍而去。一無所取。自此外戶。不扃。人無
敢犯。或問羣惡。有何所見。而反拜之。曰。我見賈湘常侍左右。神兵極多。皆
長數丈。呀口瞪目。似欲吞噬。不覺亡魂喪魄。唯恐不得命耳。時既脩宮闕。
車駕將還。湘於老君前請進退之地。忽見香爐邊有粟苗甚茂。上有兩穗。
如風所動。粟穗西指。乃移家歸京。至永興里。尋其舊第。已隳拆矣。有小舍
一二十間。權為栖止。三月駕歸京師。方薙草構宇於基址之上。掘土得銀
六千兩。家產益贍。五載亂離。家口皆全。乃其嚴奉太上。垂祐使之然也。

唐吳興沈瑩。夙奉至道。常供養老君於越州剡縣市中之居第。時草寇裘
甫起。自農畝聚集。凶徒奔突。縣邑素無武備。官吏奔駭。甫因據有縣城。詔
徵陳許鄭滑淮泗等軍以討之。八道天軍圍城以攻之。海內久無兵戈。居
人不識征戰。師至之日。皆潛竄村落。瑩倉惶鎖其外門而逸。士馬既至。瑩
誤鎖小童一人在舍中。却回將開門。則營幕施列。不敢窺犯而去。其後或
勝或敗。兵勢不常。市肆半被焚燬。或逆徒所據。或官軍所收。十餘月日。方
至殄滅。罷兵之後。瑩所居六七間。高鏞如常。籬垣完備。及誤鎖小童安然。
問其故。云門閉之後。有一童子青衣。年可十三四。云老君令與其遊戲。良
久引去。一大宅內。得飲食果實。食啗了。却與童子為伴遊戲。如半日頃。即
聞老君令其添香。纔炷香了。即聞開門之聲。瑩入門時。香烟未歇。問其闔
戰烽火。隣里焚燒。驚怕之事。一無所聞。是則十月戰爭。比隣燒燬。如同頃
刻。殊不知覺。列肆併焚。其家獨存。非大聖神通之力。孰能及於此乎。瑩亦
自此棲心玄門。探真慕道。將有長往之志。遂領此童離鄉邑。叅方問道而
去。人莫知其所之。

漢北海人。干室後改名吉。世好道術。供奉老君。忽得痼疾。經十餘年。百藥不能愈。乃晨夕焚香。哀告上天。願賜救度。老君感其精誠。乃令仙人帛和為賣藥翁於市中。吉往問之。帛謂曰。卿審欲得疾愈者。明日雞鳴時。乘大橋北木蘭樹下。當教卿愈疾之方。明日雞鳴。吉往到其處。而帛已先在。怒曰。不欲愈耶。去。明日夜半時來。於是吉初夜便往候之。久而帛至。乃出書二卷。赤界青首朱目。號太平青領書。以授吉。曰。此太上老君太平經也。卿得此書。非但愈疾而已。當得長生。化行天下。吉拜受訖。踴躍悲感。其疾頓愈。老君復降。親授其旨。遂編前經成一百七十卷。

宋政和二年壬辰。建康府有鄉民梁光映。久患疾病。其家畏其傳染。而棄之。既愈。乃發心歸敬三寶。於茅山玉晨觀捨身。逐日擔水以給道衆。夜則睡於三門外龍虎君之下。竭誠不怠。如是者數載。一日汲水之際。忽一人皓首素衣。乘白馬。而朱鬃彌覆其身上。放光明。照映山川。前有二人持節叱梁曰。太上老君來。梁再拜叩頭。老君曰。吾有天童護命經。流傳於世久矣。汝聞之乎。曰。不識。老君曰。吾今授汝。汝可記之。誦以呪水沐浴。則汝疾

當愈。亦可濟人也。於是所患頓愈。而天童護命經乃能傳誦焉。

唐成都楊開兒。父母崇道。常奉事老君。精勤不怠。開兒在軍伍中。於金堂把截。為敵人擒虜。往南山寨中。不被傷殺。晝夜常念老君之號。願再見父母。忽夢老君賜雲一朵。令童子引之。送於平地。童子曰。可以歸矣。及覺。已出山寨。因得還家。到家之日。父母為其作百日齋矣。

昔李琛者。中條人也。累世奉道。常供養老君。有所祈祝。未嘗不應。太和三年七月十五日。遇室外。忽有清風異香。有頃。五色光照庭。松柏皆如綵綉。俄紫雲鬱勃自東南來。見老君著五色衣。乘白馬。朱鬃侍者七八人。皆乘龍。二青童侍馬前。赤雲成蓋。人馬去地丈餘。向西北而去。謂琛曰。即當召汝。舉家驚喜。自後琛家無復災患。子孫曰盛。一日琛忽謂妻曰。太上召我入蓬萊山。言訖。凌虛而去。

宋閬州進士陳喻。言。少年三解不第。偶會益州青城山鐵柱觀道士焦知微。言陳君空懷文學。皆是業緣。不曾於陰曹注授。豈不聞今世例多崇信真武。若依此脩奉。必獲福貴。喻言曰。今若發心供養。莫已遲否。焦知微云。

若心志虔恪。不論年深日近。從此每遇月與日重時。但如法供養。喻言急以淨帛畫真武聖像一軸。於本家供養。戒心持受時。遇五月五日天毒節。正所謂月與日重時也。喻言乃齋沐虔恪。夜至戌時。置香燭案於門首。露天朝北。禮一百拜。燒獻紙幣。次朝喻言與妻劉氏言。夜來我得一夢甚異。夢見身著紫袍金帶。手握天下人姓名簿籍。恐今次科場必不失矣。喻言因而促裝西上。一去十年不知消息。妻劉氏經官陳狀。公牒到京尋討。尚未行遣。忽有走吏賣到皮筒一角。上稱家書附達閬州盤神巷供養真武陳判官宅。走吏纔出衙門。便不復見。試差人將皮筒往盤神巷尋陳判官宅。巷中祇有陳喻言秀才。自入京應舉。十年不歸。焉得有陳判官名目。是時知閬州錢延年詳劉氏狀。稱夫主陳喻言秀才上京取解不歸。遂喚到劉氏取問因由。召集衆官并劉氏親屬男女等。焚香將皮筒開拆披讀。委是陳喻言墨跡。述自離家入京所耻不第。如鬼魅所惑。誤入西京柏梁山天壽洞。遇青衣童子二人。賣到玉皇金籙。引喻言去見北極帝君。差充真武佑聖院副注生死善惡壽命長短判官。賜紫衣金帶。交割天下世人姓

名案卷。蒙真武授記云。汝尚有九胎。功行未滿。又差為北元七君下權掌校量諸天宮分神仙。差遣一次。却歸佑聖院。喻言因此忘歸。音信莫通。今因隨從慈主遊奕下降。見閬州有怨氣衝天。真武詳驗。却是喻言妻兒銜怨。乃為不知存亡之故。喻言當乃哀訴。蒙真武垂慈。許令親錄心意家書一角。差直日遊神化作凡人。賣赴閬州通官投放。責令妻守志。仍舊業產存濟兒女。切須崇敬本家真武香火。不可欺心昧聖。吾雖有報國之志。緣累舉不第。今係天曹主執。常懷保護國朝安民利物。亦當陰有所助。恐汝等思念。故遣此親墨為報。本州奏朝廷。續有回降下閬州。看詳陳喻言雖人間顯祿無分。却於天界官職有緣。而懷報國安民之志。况聞已受真武部屬。又緣真武朕素崇敬。天下蒙福。宜賜法醮一會。七晝夜就玉津園設報謝真武。仍下閬州支錢三百貫。給付陳判官妻兒充作功德報恩。使用并就近便宮觀置佑聖判官陳府君祠堂。

宋汀州武平縣令杜珪。因失目。歸家就醫。凡六年。珪妻建州吳育侍中長女。其妻自二十七歲因值產難。求道士周明晏符籙。救護平安。從此發心

供養真武及持齋戒看閱道經。見夫雙目全失。遂每夜入靜時。置備名香淨水。露天朝啓北方。禮七七拜。願真武垂慈救珪眼患。可得開明。將及二年。時三月三日之夜。忽夢見一黃衣道士謂吳曰。心堅不如身淨。意重不如緣合。七日內有人來醫杜珪眼。候平復如故。却來雲蒼相見。與我師還却眼債。言訖不見。後滿七日。吳於門前見一人。扇寫雲蒼道人攻治眼疾。吳即召之。令看夫眼。用二針針眼兩角。并留二藥。日進三服。水調服。盡見功。道人一錢不受。出門不知所之。遂依此服。盡其藥。一夜杜珪夢見雙目被一小龜。泐上面來。用舌舐其眼。珪用手拂之。驚覺。雙目俱明。乃思醫藥并小龜。顯是真武降靈。垂救眼患。後聞妻父吳育判太原府。因攜妻至彼。一日出西城。因至天柱觀。其山名雲蒼。步入其山。見一殿裝塑神像。被人刮除眼目。問知真武聖像。吳遂驚悟。向者雲蒼相見。與我師還眼債之說。逐一與父言之。育乃自備錢裝脩。將杜珪前因患眼罷官。後遇真武應化醫救情由。保明申奏。授杜珪揚州觀察判官。

宋。饒州樂平縣。有江州團練判官朱牧。男女並無。牧父九。臨終之時。囑云。

汝今後莫忘真武聖堂香火。凡遇每月下降。至誠供養。如遇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七月初七。九月初九。此四日。每備供養三分。精虔祭獻。我自先父囑後。不曾有違。一次適遇七月七日聖降之辰。是夕燒獻畢。其妻夢見一黃衣道士。以石楪盛青棗一枚。勸喫。便覺異香滿口。道士云。此乃天錫仙人之棗。尋即有孕。生下一男。風骨俊秀。五歲記誦聰敏。七歲天才通悟。名應四方。人稱神童。乃應母氏之夢。名曰天錫。朝廷察知。授牧大理評事。借緋。携子天錫上殿說書。史稱旨。賜天錫特授假承務郎。及賜買書錢一百貫。更歸脩讀。又有褒諭之文。

宋。信州弋陽縣。開絲綿鋪。陸中道妻張氏。年四十四歲。不產。中道告曰。竊知時人多供養北方真武。凡百祈求。無不感應。遂贖得川畫真武歸家。供養。張氏曉夕虔禱。雖祁寒極暑。未嘗暫忘。如是六年。忽一夜中。道與妻同得一夢。夢與丫鬟仙童爭拋綵球。擲上空中。夫妻仰視。不覺飛一紅纓入於張氏口中。咽下。遂有娠。經十三箇月。生一女。至十三歲。非常端正。但未能言。人皆謂之啞女。時司天臺奏。近有明星見東南吳地分野。正當弋陽。

縣地里招陰貴神仙。托凡異相。本縣契勘。祇有陸中道家十三歲啞女。必是異人。尋喚到陸中道。供其緣由。保奏朝廷。時啞女聞此。忽自言語。索取香湯沐浴。換衣坐於淨床。告父母云。兒本是天花宮雙女。宿下善財掌籍。天童天女第一名。謂之綠霞孺女。每七周年一次輪降。充北極佑聖院副判司。隨所差巡遊諸處。昨為父母。虔告天曹。求嗣。感動真武。將因緣簿檢閱。母氏宿本不注胎息。唯因在世夫婦。脩奉香火。虔誠之功。先為保奏。三天。然後點化。為紅纓入母之腹。為女一紀餘年。解免母氏勤求之意。兒降胎時。曾受真武囑付。處世不得出聲。雖在父母左右。未嘗言語。今既限滿。又見國家文字徵求。事泄天機。兒慮不便。告別而逝。中道與妻。遂命工用漆灰封布。如塑像於真武側。逐日香火。脩持功德。設齋答謝。真武恩慈。續後朝廷。賜到衣帛。官支糧米。以表異降生神聖之瑞。

宋武安軍觀察使殿前太尉王植妻壽昌郡君焦氏。一生不產。為性樂善慕道。專勤香火。忽一日。因往後園視花果。內有石榴樹一枝。朽死。自然有烟火生於其上。焦氏驚忙救之。其火乃滅。樹前忽見一神人。圓光赫赫。披

頭仗劍。脚踏龜蛇。認是真武真君。焦氏便拜。今日幸遇上真。伏望慈悲救度。真君問曰。汝有緣見吾。今心意有何所欲。焦氏曰。願得嗣息。真君曰。汝候三月三日來宣化門外。祚真觀。與汝一嗣。必得後貴。焦氏方再拜。忽已不見。歸來言與王植。至三月三日。往祚真觀。是日啓建真武生日齋會。士女駢集。忽有一鬚頭奴子。方六七歲。杜定焦氏及王植。覓錢物。焦氏細看狀貌。殊異。如貴家子。問其所由。乃云。父母俱歿。親屬皆無。年來多在四向宮觀宿食。焦氏遂推乃歸。養育自然。聰敏可愛。至八歲。王植因無子。乃作親子。奏恩。蒙上宣問。卿嘗云無子。今何有八歲親男。王植從實聞奏。前因。乃是真武應感所賜之子。上驚嘆久之。又問所生年月。無由可知。唯將祚真觀初得之年。是三月初三日巳時也。當蒙勅送司天臺。定其貴賤。司天臺定到此命。五星七曜。主有武學邊功。至十六歲。值淵渠水。從正北而發。占者以為玄武之祥。宜有貴人當之。於是賜名王淵。授右侍禁。校尉內殿崇班出身。仍許第三越國長公主為姻。後隨父朝見。臨殿試。中武舉策義。加賜閣門祇候。尋納禮冊寶尚主。授賓州防禦使。駙馬都尉。乃奏請將所給

俸錢并賜賚之物於祚真觀建真武寶閣仍奏請勅額。

宋單州一婦人姓楊名素真寡居有在京散祿右職袁清見其別無親屬却有奩具之饒遂引誘從己因舟過孟陽湖夜宿葦岸袁清飲素真酒醉既而推墮深潭急喚梢人言縣君酒渴叩船取水失身墜溺急可撩救陽為哀慟自謂素真必已溺死所有奩具皆為已有既到濮州將奩具互易約千餘貫表幾於市中見一婦人念經求化袁清以為素真魂魄被素真扯住叫報廂巡噤口無言遂將解送州府所司勘問逐一招伏因問素真如何得生素真云不幸早寡父母親屬皆已喪亡因嫠居單州日誦道經供養真武持奉之心精勤不怠曾於天慶觀求施小字金書真武妙經一卷以綵帛為囊置於髻根頭簪內常時頂戴不暫離去是夜被袁清推入深潭但覺身泛虛空如雲霧擁護頭頂之上若有鬼神光輪旋轉聲言護持寶笈至天明神鬼散去不覺此身已在湖邊草徑衣服濕透唯金書經囊如故近處人家憐憫素真喚引至家換衣安養詢其所在却是孟州界分於是遊行各處日誦道經以求日給因經歷河陽濮州不期遇見此人

當其行惡之際若無髻內之經永作銜冤之鬼沉滯水底何有出期濮州看詳袁清犯法情重具奏朝廷准中書批狀其袁清不當以官引誘謀害依法施行素真請得餘剩物件充買祠部改名仲嚴投禮慈慶宮女道士湯晉通出家披戴從此發心出街緣化建造三清七元二殿及初真武寶閣瓊網玉會轉輪法藏依所戴髻根金書真武妙經本子印施五千卷後蒙宰相向公具奏特賜楊仲嚴紫服并賜號慈慶大師改額為護聖宮

宋壽州安豐縣王文慶一女小字招弟後十三歲便絕葷物唯食蔬素心好奉道一日有遊方化緣女道士來叩門勸招弟供養北極真武靈應真君招弟告云其心常好善當得如教願得真武經一卷女道士即授與一卷令誦已熟每日行坐間藏於胸懷遙空存想真像焚香朗誦不輟年至二十容貌端好性復聰慧富貴之家多來求姻並無允意口中唯念誦而已一日伯叔兄弟相聚嗟嘆而言去年大旱諸鄉缺食今年田苗又將枯槁天若不降甘雨民何以生雖聞本鄉直字岩有龍潭官府已曾祈禱取水畧無應驗時招弟在側一聞此言即翦髮誓言取七月十五日捨身焚

化。為天下旱灾之處。祈求甘雨。普賜豐稔。以利生民。骨肉勸止。不從。遂於家前起立柴塔。是日四方觀者。圍繞讚嘆。招弟神色不動。乃辭父母親屬。人眾留一偈云。來時尋度去。即舊路。三春花艷。開謝無因。說偈畢。笑容入柴塔中。尋有火自然燒起。中心有清光一道。直衝天上。良久火透。驟雨隨至。雨雖傾注。其火有如油蠟澆灌。火焰轉盛。化畢。又降大雨兩日。一夜。九河渠苗稼盡皆露足。至晴。王氏親屬來收骨灰。纖塵不存。獨有襪子一條。雙帶結定。及生前受持真武經一卷。儼然如故。無少損壞。方知其屍火解而去。州縣因其雨澤之利民。及有經卷衣服之靈異。欲具奏其事。省符亦行。照會天下缺雨之處。已於七月十五日至十六日。甘澤周足。及勘本州境界清光一道。直衝天上。是何祥瑞。州司具奏。准中書看詳。宜下壽州。以官錢就天慶觀。建立小閣。貯王招弟火中不化真武經一卷。用綵匣置藏。永充供養。立碑以表其異。仍贈王招弟為濟澤聖姑。置祠以奉香火。

宋咸平二年。司天臺奏定。九月初二日。火星合躔。虛宿正照。齊國鄆州分野。主火災。行下本州。預宜禳謝。緣鄆州係京東西路。屯兵津要。從四月間。告示宮觀。脩建禳火道場。設醮祈禱。時市南李惟信。充斗子牙人。每夜三更。潛於橋道要會之處。燒香設拜。一夜偶值都監任從遠出巡。捉犯夜收解鄆州。據稱在外為不肖犯夜。惟信言。自正月初七日夜。因知一事。遂燒夜香。乃問何事。惟信言。昨發心將一年牙錢。醮獻天曹。答謝衣食來處。作散席齋會。忽有雲遊道士。衣冠不整。風韻飄逸。手挈圖畫一軸。入來求齋。是縮畫真武像。惟信欲求供養。其道士便允。祇取價錢兩貫。乃就齋食。將半未訖。忽一聲風鳴。不見其人。但於坐卓上。收得活龜一枚。如桃核大。惟信知是聖真顯化。今得降授香火。兼有小龜靈異。因寶惜供養。今年正月初七日。至夜方備下降紙禮。燒獻真武。忽見數年前所遇賣畫軸遺下小龜。道士入門。惟信便拜。欲問姓氏。不說。祇稱貧道。又言能攷曆數。算得上界火星。至九月初三日。正照齊地鄆州。主火災。燒至萬家。如得一家姓萬。不拘屋宇大小。什物財寶。不得移動分文。先與抄錄見數。至九月初三日。天明。用一火命男子。頭巾髻。身著緋袍。手携火把。從正南方。繞其屋三匝。以火燒之。至後更無火災。候畢。即眾備上件屋宇什物。逐一酬還。姓萬之

人方可消穰。言訖出門。化白光不見。惟信雖得聖降報說。不敢申訴。惟夜後從市中要處。禮祝火星。願免其災。今有隨身香火爐。照證州府據惟信供狀看詳。與近降朝旨一同。遂差公吏緝問姓萬人家。將家產什物抄劄見數。責下衆戶。候火過陪填。備文狀在案。放李惟信歸家。焚香保護。既時日至。裝一著緋衣童子。將市西府橋萬明一家焚燒。被南風吹駕。談起勢猛。火分二邊。人心驚駭。不覺青天驟雨一降。火勢因息。不經一時。燒過萬家。李惟信家不見小龜。是時趁風雨化去。鄆州承此靈驗。已行遣次。又准中書劄子。為司天臺照見九月初三日。火德已臨鄆州。主於寅時燒除萬家。取問曾不侵動官物庫仗等。時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吳敏。右判鄆州開析保奏。續降指揮。看詳李惟信遇真武救災。以顯宿德。宜賜法酒百瓶。絹百匹。米十石。麵十石。錢百貫。仰於本州公使庫支請。厚卹其家。

宋東上閣門使眉州防禦使。新差京兆府兵馬鈐轄謝柔立。自天禧年中。差西域路頓幻當。於黃河岸際。遇真武真君飛渡黃河。謂柔立言。西番奉使李希孟入國。切宜緝捉能畫者。即是奸人。柔立稟命。果至東京。捉獲傳

畫慈孝寺皇后御容。一行番使敗露。尋送大理寺已罪訖。柔立蒙朝廷推賞。轉職。逐日於家堂香火報謝。每夜二更。備香露天朝北禮拜。將及一年。忽蒙朝廷詔充交趾回禮副使。同國使吏部侍郎燕宿渡海。未及中路。至白林山。於午時。間遇寇船四十餘隻。叫喊拖執搶奪。意欲劫奪財貨。為防送不備。器械。是時謝柔立於水際。奠酒拋紙。望空泣告。真武降靈。海寇頭領。稱是陳廣秀才。方擎鎗欲害柔立。忽發一箭。中陳廣前心。落海。鈎搭上船。斫其首級。懸竿令衆。却見羣寇五百餘人。競船相附。發怒欲來。酬殺其寇。船方努力搖上。被抵頭風吹退。如此相拒。三晝夜。忽望見交趾國。不遠已臨。女仙城界。有人來接引。衆寇退散。燕宿與柔立等。賴蒙真武救護。回國。以上件感應。面奏。特奉勅命。就玉津園。賜設黃籙大醮。道場七晝夜。散日。差近侍遍詣名山洞天。再建道場。投放龍簡。虔謝恩德。

宋登州辛山白雲資慶禪院。有維那僧曉初。不惟奉佛。留心道教。常於寮舍靜處。供養真武。專誠勤恪。其院臨近海島。有郤武軍周應等百餘人。於海道強劫殺人放火。所屬州縣。堆梁賞錢。召人收捕。日久徒黨轉多。難以

除剋。一日周應等欲入本院劫奪。其夜曉初夢見院門土地來報。將有驚劫。被真武指揮令放黑風吹逆舟船。來之未及。可速報官。不得遲也。曉初趁夜發人告報巡檢。即時兵甲到院四散埋伏。果於一日。周應等數百人執槍杖入院。祇云借此一宿。主事出迎周應等。共到法堂點茶。院門已將關閉。曉初哀告許下錢物。至曉臨行。當得獻納。周應曰。何須到曉。急令搬出。應驀然驚懼云。何故眼前亂花。頭如火燒。四肢不舉。續後西辛山巡檢裘皐。一行人馬擁出擒投。並不走透一人。解押入登州禁。奏已各行遣外。所有賞錢七分合給僧曉初。三分支與巡檢兵級。據曉初狀稱所獲海寇。非院門功勞。因真武降靈使令眾寇手足不遂。各就擒縛。願朝廷報答真武。州司備奏。尋降旨。其辛山白雲資慶。雖是釋教禪院。特賜真武殿一所。并賜御書太上真武經一卷。永充奉安香火。仍賜曉初紫衣。并真應大師號。充焚脩本殿。掌管御經。仍給七分賞錢。添造寶殿。

宋。朝奉郎尚書刑部郎中知嘉州楊扈劄子。伏見峨嵋縣令孫隱治縣公勤。有數術救濟災苦。第一考。鄉村蟲蝗傷害早禾。峨嵋縣雖有飛蝗。不傷

禾穗。只因孫隱付下咒水。分俵逐鄉人。用柳枝散灑。其蝗盡化為飛蛾。投水而變。至秋收不失分毫。檢校峨嵋山。近年有虎狼傷人。孫隱發黃紙符牒一封。給付峨嵋山諸管繫神司。自後絕蹤。第二考。本路轉運使陶汾。經歷。偶風涎氣中。孫隱將棗湯調藥灌之。乃安。第三考。知州楊扈有新婦竇氏。臨產驚危。孫隱付生硃符一道。燒灰水調服之。即獲平安。緣孫隱任滿本州。百姓涕泣舉留再任。特召孫隱審問何術。以成異功。孫隱乃云。先父大監孫宗道。曾隨太宗皇帝。駕取河東。夜在錦柄川。遇真武真君。傳授九件符籙。呪水科目。先父雖不行用。隱從受恩。一向供奉真武。欲誓行符呪水救人。皆承真武扶助。豈孫隱之能。楊扈具劄保奏。運使陶汾續有奏聞。朝廷看詳。未言餘事。祇將消蝗蟲。鎮伏虎豹。乃是靈法。議為褒顯。其孫隱係蔭賜恩。本無出身。令特轉授光祿寺丞。再就峨嵋縣一任。其嘉州有真武慈濟觀。是知州楊扈。運使陶汾。及市戶報恩。創立。

宋。廣南賓州衙宇有伏屍精怪。前後官員不肯住。非自身染患。則兒女死亡。雍熙中。有禮賓副使楊從信。一生慕道。書符篆籙。為人救治疾疫。侍奉

北極四聖香火。各有感應。纔到任三日。屬官來問。可就延福禪院寢。緣州衙多有不祥。切恐深夜驚動從者。從信既感真靈護身。只於州衙卧處。備新果茶酒淨水等。取隨身真武供養。至夜戌時。用黃絹一文二尺。辰砂書篆六丁神將追魂錄一道。奏告真武。禱祝畢。隨紙錢燒去。供養經七晝夜。州衙安然。皆無驚怖。至第十日。從信為無響報。再懇真武。願速報應。當二點後。信聽得有人敲房門。從信起身潛窺。見供養真武燈火如初。於案前有一艷粧婦人。叩窓叫言。念兒是周朝張忱侍郎之女。聘與賓州刺史姚文吉。此人寵信偏婢范香春。同謀將兒用練帶勒殺。就本房掘地坑埋。不久。姚文吉差去提領脩築潼關。為事不端。遂被羣馬踐向山坡。寸骨不收。今兒身沉墮於此。魂魄常守其屍。不得解脫。今因禮賓禱告真武。差六丁神將同城隍土地。搜捉兒去。押送風吼羅山。展轉沉為下鬼。兒告訴冤屈事理。蒙真武慈憫。特與授記。得超人天。切念兒屍尚在東房南邊壁下。約深六尺。若得出離。使得超生。今來懇告為兒作主。從信候早。令人鋤掘。

果有全副骸骨。取出用函木盛貯於延福禪院。寄州衙從此安靜。從信因勸諭世人親敬上真香火。以求保護之福。且謂善惡無門。惟人所召。若平等無欺。天地垂鑒。况有妖魔敢為禍患。凡為人但心慕大道。敬奉天地。動止之間。神明衛護。何懼邪祟。惟供養真武。即獲正道。永鎮群魔。廣納嘉祥。門庭清淨。於是賓民悉皆承稟。無不虔恭。後從信歸京。差充皇城內巡檢。兼充宮令官。偶陪御祭祀家神。因奏此。奉勅送有司勘會。賓州舊無宮觀。宜令轉運司相度。限五年建宮觀二所。選道士焚脩。官給錢糧供贍。特賜福聖并乾熙觀為額。

宋慶曆二年三月初五日。中書門下據鄭州保奏。本州監酒內殿崇班鄒宿。在任公正。惟供養真武。侍奉精恪。既不曾以諂曲欺誑之事祈求。又不曾於諸事背義。貪殘恣殺物命。九州民有水旱災疫。先於諸處神祠無應。若鄒宿齋沐於本家真武前祈禱。皆獲靈驗。人皆謂鄒宿曾悟聖教。密契神靈。故鄭州陰受其賜。忽一日鄭州於日午間。天降風雹。烟雲四起。於北門裏黑霧盤旋。降下無蓋銅棺一具。空中但聞音樂嘹亮。自知通以下至

於百姓盡皆易衣入棺。並不容在內。其後監酒鄒宿盛服而來。方入其棺。忽聞震響一聲。遂降其蓋。輕舉而上。仙韶鶴唳。瑞氣天香。藹而不散。棺冉冉向北而去。次據白蓮山延壽院僧智仁等狀申。昨晚山上五色祥雲籠罩。聞有樂聲。異香芬馥。天花如雨。墜而復收。霧垂甘露。約至更盡方息。今早集僧衆上看其山中。原有一峯號鵬巢。兩畔有石岩相離十五餘步。今却相合。於正北石岩接縫間。留一小石門。方圓四尺。望見裏面有一銅棺。山之上下朽木並發枯條。一時變為茂林。雜花競開。鳥獸飛鳴。如早護狀。未委事由。州司叅詳。已得昨晚銅棺迎去鄒宿。因依集官吏道僧前去看驗。委實保奏。續有回降下鄭州。緣鄒宿近出神到內殿朝辭。云臣蒙天符。差充北極壽限曹副判官。正相符合。

元。玄帝於至元壬辰年間。親降於建寧府建安縣桃源村住人陳道興家。自稱是武當山李道人。時陳道興雙目失明。道人乃教以百字聖號。令志心禮誦三日。即得光明。道興恭敬禮謝。道人遂失去。道興依言禮誦。目果復明。

唐給事中穆將符。仁裕之姪。幼好道。後師得吐納內脩之道。好酒。人莫測之。長安酒肆姚生亦好道。因與將符善。姚生忽暴卒。使人召之。夜至。姚已無喘息。將符方醉。家人哀告。笑曰。可救也。解衣與姚同衾而卧。戒其家令作人參湯以候之。勿悲泣。待喚即應。中夜方命燭視之。姚已起坐。以人參湯注之。良久能言。曰。適為青衣使者。三四人載去西行。道途蒙昧如微月。逡巡有赤色光如白日。青衣使者促轡尤急。即聞傳呼云。太一勅使天兵追回。顧見騎乘旌旗森列。向者青衣奔走。別有緋衣一人引歸。自是姚平復。將符遂去。不知所適。後羅浮軒轅仙人云。穆處士位列九清矣。

國朝俞永松江華亭縣人。洪武二十九年。任江西吉安府經歷。奏本府官吏賣放強盜。對理得實。罪以終身工役蒙

恩。改除湖廣辰州府經歷。行至吉水縣。得患傷寒病証。汗下數次。精神耗散。意其難生。永平日曾看歸空訣與佛經。遂勉強調息。收斂精神。存想落日懸鼓阿彌陀佛之像。五月初九日。大汗出後。氣絕之時。如山壓下之狀。亦不覺疼痛。家人見心頭微溫。又無瘰癧色。以此不曾棺斂。永一靈靜定。但

覺杳杳冥冥。虛空中行。欲尋火光。霞光跳入。寐無所見。忽思壯年拋棄父母。意欲得回。一念纔動。身已墮地。即有二鬼。使如力士狀。根住鬼使云。你初靜時。無尋你處。今番却在這裏。同行數十里。見一井。鬼使云。是豐都後門。下至井中。却是平地。市井買賣諸色俱有。如陽間日未出時。天色一般。多有請喫茶酒麵食。堅意不喫。鬼使亦言休教他喫。遂行數里。又入一門。抄攔門樣。上寫千將門三字。行數步。鬼使云。莫行。望見數十步外有柱甚多。柱與繫馬柱相似。柱上綁人。飛刀刺之。鬼使與永都念佛。良久霹靂一聲。人柱俱不見。少間旋風自東南起。盤旋沙霧。昏黑過後。其人復綁柱上。刀刺如初。若此者九次。然後收拾回東北獄中。黑氣籠罩而去。監押罪人者。如殿前將軍。身披金甲。頭戴金盔。鰲鳳翅。鬼使又勸念佛。待去遠。纔方行動。永問鬼使。適來何為。答云。此是刀劍地獄。風是業風。又行一二里。遇大河。下船。不撐不搖。自然浪推過河。永同鬼使登岸。見原奏典吏劉鼎和。扯住同至一衙門。有一主者。衣冠如今之朝官。命決十下。永叫冤枉。止決三下。問何冤枉。永言此吏原是道士。烏合媼婦。棄道還俗。求充吉安府

刑房典吏。意圖害人。推官陳本。與他鈔貫。僉書發落強盜文卷。出罪。止令補役充軍。律該故出死罪。

大誥買重作輕。皆得終身工役。主者准訴。引至大殿。是綠琉璃瓦蓋。亦不見殿上是何衣冠。但聞教查行止。送至另一衙門。見取黃紅黑青四簿。引至大殿。陛前用一秤架如天平狀。先將黃黑二簿對稱。黃簿在東較重。黑簿在西較輕。殿上人云。德重罪輕。取下黃黑二簿。却放紅青二簿於秤上。紅東青西。紅重青輕。殿上人云。功多過少。唱令叩頭。又送至一衙門。主者檢看黑簿內有殺牛殺狗之罪。令各變一次。以償業報。一次在庄家做牛。生一日。到晚月明。見水中牛影。隨即跳入。致被淬死。氣悶難當。又回至本衙門。令去鐵匠家變狗。狗胎甚冷。夜間生養在鐵爐邊。叫嗥不已。鐵匠起身燒火。挽下鐵槌。打破頭死。其痛尤甚。遂死。復回。又於簿中檢出無辜打人。疲成膿血。令口舐舔。噁嘔難忍。又檢簿再看。有鬼吏云。餘罪多是發念未行罪。因諭之曰。陽間人惡念一起。未曾行出。又能改過。日久簿上罪自消滅。若行出事。其簿上罪日顯。輕則陽報。重則陰譴。作善念者。肯行出

去自然獲福。汝今罪少。已自報償。既有功德。又能敬奉佛法。合得還魂。且聽候上帝命。令汝回去。既而天樂響自西北來。見幢幡二首。俱用黃紗籠罩。一首上寫上帝好生。一首上寫遷善改過。彼時托生者十三人。還魂者永一人。皆俯伏叩頭。訖有引導者一人。如序班一般。永問初來打我的是誰。答是狄梁公。又告引者云。我來時千艱萬難。如今獨自箇怎麼回去。其引者手指云。望見哭泣的是你妻子。就被引者一推如跌狀。就覺在床。遂叫家中云。我回來了。此五月十六日。已死七日矣。其時有吉水人解縉。父解開先相望。因說前事。解開先云。隣近臨江府玉筍山後井。離此六十里。正是豐都後門。後永被打三下。處青腫。醫治不痊。遂令醫者用巴豆擦爛。用刀割去青肉三塊。方纔痊可。今任禮部主事。

嘉言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至誠感神。○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賢者之祭也。必受

其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與祭。如不祭。○宗廟致敬。鬼神著矣。○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敬恭明祀。增致福祥。○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

若人有福。曾供養佛。○供養如來法僧。獲無量功德。○供養佛故。無量世中。不墮三途。天上人中。常受快樂。○或有人禮拜。或復但合掌。乃至舉一手。或復小低頭。以此供養像。漸見無量佛。自成無上道。○六道四生。受苦無量。作水陸大齋。以拔濟之。○世有水陸大齋。可以利益幽品。○法會設佳供。齋日感神靈。普名無別請。客主發休禱。凡聖俱晨往。災難普安寧。良由慈善力。翻惡就福城。○若善男女。未終之時。逆脩生七。然燈懸幡。轉經。其福無量。

投心北極。即有冥感。○自認北極本命所屬星君。随心禱祝。善無不應。災罪消除。○敬奉尊像。随心獲福。○令諸道流。設大齋醮。當得國土清平。五穀豐熟。黎庶安泰。○嚴置道場。轉經齋醮。依儀行道。其福無邊。○種種

香花時新五果。像世威儀。清淨堂宇。隨力建功。請行法事。功德深重。不可具陳。

感應

唐壽州刺史張士平。中年以來。夫婦俱患瞽疾。求方術不能致。遂退居別墅。杜門自責。唯禱醮星辰。以祈所祐。歲久家業漸虛。精誠不退。元和七年壬辰八月十七日。有書生詣門請謁。家人曰。主公夫婦抱疾。不接賓客。久矣。書生曰。吾雖書生。亦攻醫術。聞使君有疾。故來此耳。家人入白。士平欣然曰。久病不接賓客。脫有方藥。願垂相救。書生曰。但一見使君。自有良藥。士平聞之。扶疾相見。謂士平曰。此疾不假藥餌。明日請丁夫十人。斂鋪之。屬為開井一眼。當自然立愈。如其言而備焉。書生即選勝地。自晨穿井。至夕見水。士平眼疾頓輕。及得新水洗眼。即時明淨。平復如初。數年之疾。一旦豁然。夫婦感而謝之。厚遺金帛。書生曰。吾非世間人。太白星官也。以子抱疾數年。不忘於道。精心禱醮。上感星辰五帝星君。使我降授此術。以祛重疾。若子脩奉之心。金帛之遺。非吾所要也。因留此法。令轉教世人。

以救疾苦。用增陰德。其要曰。子午之年。五月戊酉。十一月卯辰為吉。丑未之年。六月戊亥。十一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巳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日時。即為福地。浚井及泉。必有良効矣。士平再拜受之。言訖昇天而去。

宋劉光祖號後溪。好尚道教。嘗延朱道人在家。父死設醮。請遠方有道之士。充醮官。意甚精專。高功衣冠整肅。將升壇拜章。忽朱道人來曰。我擾君家甚多。無以相報。今日拜章。我當為君謁玉帝也。高功及眾道士與醮主家老小皆不欲。後溪曰。朱道人欲拜。亦由他拜。我自令高功拜之。於是二人俱拜。頃之高功起。惟朱道人不起。又良久。眾以手摸之。只見冠簪衣服大驚。次夜朱道人忽來。與後溪曰。我即朱光庭也。奏玉帝。使汝家富貴不絕。倏然而去。其家遂留冠簪。以為至寶。後溪及第。位至尚書。子孫不絕。元有淮人林月溪者。誠感上帝。曾為馬裕齋客。至元丁丑。以無疾死。為一卒攝至冥司。到一官舍。榜曰。泰山府君之殿。卒領林入謁。坐殿上者。裕齋

馬公也。公引林入內堂道舊事。極其欵密。林曰。某被追至此。有何罪責。馬曰。吾為泰山府君。為門下二寵。枉死事。不得明白。故請過此。以決曲直。君之壽限儘多。但毋啗此間飲食。少頃即可回去。古心江先生見充閻羅大王。因引林訪之。林賀曰。先生生為宰相。歿為閻王。可謂盛事。古心盧額謂曰。歿為鬼官。是豈予心所欲哉。林曰。某回去。不知作何功德。可以資助二先生出離鬼官。幸明以教我。庶有以報先生之恩。二公相顧謂林曰。既辱厚意。請往龍興路。託西山道院徐道人為設齋醮。可以感上帝耳。言畢。乃相辭而出。林甦。徑到龍興尋訪徐道人。述以前事。徐道人乃一放蕩不羈之人。索一百二十貫錢為建道場。乃留三十貫於紙鋪。委令造紙錢。餘者悉以為酒食之資。林俟候月餘。方且齋戒。就道堂打坐一日。至晚。將紙錢燒化。賀林云。善功圓滿。當時林甚不滿道人所為。越三日。夢二公來。謝云。已得徐道人齋醮之功。行得替罷。自此出離幽關矣。

宋太學生潘祖浩。居豫章。水墨畫上真像。隨行供養。每禱必應。一日畫像作哭聲。仍明告祖浩曰。汝其死矣。未幾果卒。纔三十八歲。死之日。又托夢其子曰。汝父已死。我當護柩歸。逮其子翼夫。亟往扶攬。離齋舍。曰。赤蛇蟠其柩上。潘平日事之甚謹。固真聖之報也。戊寅年寇作。其家燬於兵火。像儼然獨存。其孫霖寶之。續付青坑李生表背。遂為所失。

梁陰子春。於祀神最虔。時青州刺史王神念。毀臨海神廟宇。棟上有一蛇。役夫不擒。投於海水。是夜子春夢見一人。詣其府云。有人見苦。破壞所居。今既無託。欲託於子。子春心密記。經日方知神念毀廟。因辦牲醪。立宇祀之。數日。夢一緋衣人謝曰。德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經月餘。魏軍欲襲胸山。子春具知。設伏摧破。武帝以為南青州刺史。

宋章太后好佛老。初高宗出使。有小妾言見四金甲人。執刀劍以衛。太后曰。我祠四聖。謹甚。必其陰助。既北遷。常設祭。及歸。立祠西湖上。

宋台州臨海縣上亭保。有小刹曰真如院。東廡置輪藏。其神一軀。素著靈驗。海商去來。禱祈供施。無虛日。紹興中。童行金法靜。主香火之事。甚敬。為寺衆頭。因令剝工繳鼻。為僧智全從傍過。誤觸其首。刀中斷。牢不可取出。血至數升。悶仆不醒。恍惚間。見藏神至。舉手按之。便覺痛少止。刀墜于側。

旬日瘡愈。自是遠近檀信益衆。同時有李生者。事其土地神甚虔。常繳耳被觸。刀刃在中。困卧之際。夢土地神為出之。凡事神能盡誠。敬辭有不著靈驗者。

宋。湘潭有周基者。妻病已兩年。求醫問神。茫無寸效。惟燒夜香祈禱而已。一日。有兩婦人。衣青登門。負藥。却云。專醫婦人。周亟延之。請診脈。治病。婦人曰。不須診。但火一照可也。見訖。云。何不服南嶽魏夫人濟陰丹。周曰。容脩合。婦人曰。自送一九。周曰。一九豈能療兩年之病。婦人曰。試服。開藥包。以一九投之。令溫酒嚥下。藥纔到口。香味異常。其病隨即如脫。病者即求攬衣出謝。而兩婦人忽亦不見矣。

唐。中牟縣三異鄉。木工蔡榮者。自幼信神祇。每食必分置于器。潛祝土地。至長。未嘗暫忘也。元和二年春。榮營作未歸。方暮。有一叟來。謂其母曰。蔡榮衣服器用。速藏之。勿使人見。榮歸。令速為婦人服飾。有來問者。必給之。曰。出矣。勿令知所在也。言訖。走出。其母聽其言。才畢。有將軍乘馬。從十餘人。執弓矢。直入堂中。呼蔡榮。其母驚惶曰。不在。曰。何在。對曰。榮醉歸。急於

其業。老婦怒而笞之。榮潛去。不知何在。月餘日矣。將軍遣吏搜。搜者出曰。房中無丈夫。無器物。將軍曰。吾主者。後殿傾圮。立俟營構。不得蔡榮。何以反命。忽空中有人叱之曰。吾乃土地。尔淫祠執役之人。安得擅役良工。吾當執尔以白于帝。將軍及從人。辟易奔走。倏尔滅跡。

宋。蘇洵嘗於天聖中。至玉局觀。無碍子肆中。見一畫像。筆法清奇。云乃張仙也。無子者。禱之。輒應。洵尚無子。因解玉環易之。每旦露香以告。乃得軼。又得轍。性嗜書。皆成大儒。洵乃自贊其像。

晉。瑯琊王珉。其妻無子。嘗祈觀世音云。乞兒。珉後路行。逢一胡僧。意甚悅之。僧曰。我死當為君作子。少時。胡僧果亡。而珉妻有子。及生。能語。即解西域十六國梵音。大聰明。有器度。即晉尚書王洪明身也。故小名阿練。叙前生時事有驗。

宋。潘中散。適為處州府。一日作醮。其茶百二十盞。皆乳華。內一盞如墨。詰之。則酌酒人誤酌茶盞中。潘焚香再拜謝過。即成乳華。僚吏皆敬嘆。

宋。元淨法師。號辯才。住上竺。居南山龍井。焚指供佛。左三右二。專脩淨土。

觀臨終告其友道潛曰。吾西方業成。後七日去矣。至期。右脅吉祥而逝。
宋妙雲。四明楊氏。號慈室。自南湖退處溪口吳氏庵。一旦沐浴跌坐。謂侍
人曰。吾有^報香。歲之三十年矣。擬臨終焚之用。報佛恩。今正其時。及香烟
正盛。起白佛。陳意。就坐而化。

昔佛成道時。林外有一牧牛女人。名難陀。波羅時淨居天來下勸言。太子
今者在於林間。汝可供養。女人聞已。心大歡喜。于時地中。自然而生千葉
蓮花。花上有乳。女人見此。生奇特心。即取乳糜。至太子所。頭面禮足。而以
奉上。太子即便受彼女施。而呪願之。今所施食。欲令食者得充氣力。當使
施家安樂無病。終保年壽。智慧具足。太子復言。為我成就一切衆生。故受
此食。即受食之。身體光悅。增受菩提。

昔長者名須達。^{華言善施}甚富。後貧最劇。於糞壤中得一材木。其實梅檀。出市
賣之。得米四斗。語婦曰。且炊一斗。吾當索菜。時佛念曰。當度須達。令福更
生。炊米方熟。舍利弗^{佛弟子名}往。婦見歡喜。一斗米飯。悉投鉢中。更炊一斗。目
連^{佛弟子名}復往。亦歡喜與之。復炊一斗。迦葉^{佛弟子名}復往。亦復與之。適有一斗。

尋復炊熟。盡施如來。佛口呪願。罪滅福生。從今日始。須達尋歸。婦恐其恚。
便問曰。如今佛來。及舍利弗。目連。迦葉。盡來求食。當與否耶。答曰。當與。福
田難遭。若來求者。是為值遇。婦言。尚四斗米。吾盡用施矣。夫大歡喜。止有
飯汁。公姥共飲之。須臾彷彿。諸室珍寶。倉庫穀帛。自然滿實。如往時富也。
須達踊躍。知佛憫念。更請佛及僧。供養盡空。佛為說法。皆得道果。

昔時首陀會天。^{華言勝金}下閻浮提。至世尊所。請佛及僧。洗浴供養。世尊默然
許可。即設飲食。并辦洗具。温室煖水。調適蘇油。浣草。皆悉備有。於是世尊
及諸比丘。納其供。共洗浴已。并厚飲食。其食甘美。世所希有。食竟澡漱。各
還本處。是時阿難^{佛弟子名}白佛。此天往昔作何功德。形體殊妙。威相奇特。光
明顯赫。如大寶山。佛告阿難。乃往過去。毗婆尸佛時。此天彼世。為貧家子。
恒行傭作。以餬身口。聞佛說洗僧之德。情中欣然。便勤作務。得少錢穀。用
設洗具。并及飲食。請佛衆僧。而以盡奉。由此福行。壽終之後。生首陀會天。
有此光相。七佛已來。乃至千佛出世。亦皆如是。洗佛及僧。
昔舍衛城外。有婦人清信。戒行純具。佛自至門乞食。婦人以飯著佛鉢中。

却行作禮。佛言。種一生十。種十生百。種百生千。種千生萬。種萬生億。得見
 諦道。其夫不信。默於後。聽佛呪願。夫曰。瞿曇沙門。瞿曇言何過甚。施一鉢
 飯。乃得爾福。復見諦道。佛言。卿從何來。答曰。從城中來。佛言。汝見尼拘陀
 華華言樹高幾許耶。答曰。高四五里。歲下數萬斛實。又問其核大小。答云。如
 芥子。佛言。汝語過甚。何有種一芥子。乃高四五里。歲下數十萬子。答曰。世
 人共見。其實如是。佛言。地是無知。其報力尚尔。何況人是有情。歡喜持一
 鉢飯上佛。其福甚大。不可稱量。夫婦二人。心開意解。應時即得須陀洹。華
 預道。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含香。財寶無量。
 不可稱計。稟性賢柔。敬信三寶。每自思惟。我今此身。及諸財寶。虛偽非真。
 如水中月。如熱時燄。不可久保。作是念已。往詣佛前。作禮佛足。却住一面。
 而白佛言。我欲設供。請佛及僧。唯垂聽許。佛即然可。還歸家中。設諸餽饌。
 遣使白佛。食具已辦。唯聖如時。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將諸比丘。往詣其家。
 受其供已。心懷歡喜。取一小床。在佛前坐。渴仰聞法。佛即為其種種說法。

心開意解。因發誓願。以此供養善根功德。使我來世。得成正覺。廣度眾生。
 如佛無異。發是願已。佛便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遶佛三匝。還從頂入。
 爾時阿難。而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安有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
 汝今見此含香長者。請設餽饌。供養佛僧。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此大長
 者。以是供養善根功德。於未來世。九十劫中。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
 中。常受快樂。最後身得成辟支佛。號曰含香。廣度眾生。不可限量。是故笑
 耳。

昔毘婆尸佛般涅槃後。法滅盡時。有一長者。名阿淚吒。家貧焦煎。復值歲
 歉。人飢。食穀不繼。日往取薪賣。糶稗子共家婦兒。以自供活。見一辟支佛。
 乞食不得。請到其家。分稗子糜。躬自持施。辟支語言。汝亦飢渴。當共分噉。
 阿淚吒言。我曹俗人。食無時節。搏一日食。但願為受。即受食訖。感其至心。
 即發大願。時辟支佛。還歸所止。時阿淚吒。即還入澤。取薪。時見一兔。意欲
 捕取。以鎌遙擲。即時墮地。適欲前取。化為死人。上其背上。急抱其頭。盡力
 推却。不能令却。心懷恐怖。惶惶苦惱。意欲入城。共婦解却。復恐人見。令不

聽入留待日暮。以衣用覆。擔負往舍。既到舍內。自然墮地。變成一聚。閻浮檀金。光明晃晃。并照比舍。展轉談之。響徹於王。王自來看。見是死人形。漸欲臭。即問淚吒。汝見是何。答言。看實是金。即取少許。用奉於王。王見金色。驚言。未有。問其所由。何緣得此。由施辟支王。聞歎善。即更賜與。拜為大臣。佛言。彼阿淚吒者。即我身是。我於彼世。以少稗糜施辟支佛。緣是以來。九十一劫。生天人中。無所乏少。

昔佛住梨耆闍河邊。時世尊鉢比丘鉢。共在露處。時有獼猴。行見樹中。有無蜂熟蜜。來取世尊鉢。諸比丘遮。佛言。莫遮。此無惡意。便持鉢取蜜奉獻。世尊不受。須待水淨。獼猴不解佛意。謂呼有蟲。轉看見鉢邊有流蜜。又到水邊洗鉢。水湔鉢中。持還奉佛。佛即受取。佛受已。獼猴大歡喜。却行而舞。墮坑命終。即生三十三天。

昔有梵志。年百二十。少小不娶妻。無淫泆之情。處在深山無人之處。以茅為廬。蓬蒿為席。水果為食。不積財寶。國王聘之。不往赴意。靜處無為。於山藪中。與禽獸相娛。絕於人路。山有四獸。一名狐。二名獼猴。三名獾。四名兔。

此之四獸。日於道人所聽經說戒。如是積久。食諸果蔬。皆悉訖盡。後道人意欲徙去。四獸大愁。憂情不樂。共相議言。我曹各行求索。供養道人。獼猴去至他山。得甘果來。以上道人。願止莫去。野狐行化作人。求得一囊飯麩。來。以上道人。給一月糧。願止莫去。獾亦入水。取得大魚。以上道人。給一月糧。願止莫去。兔自思念。我當用何等供養道人。即念當持身供養。便取糶以然火作炭。往白道人。言。今我為兔。請入火中作爇。以身奉上道人。可給一日糧。便自投火中。火為不然。道人見兔。感其仁義。哀憫傷之。則自止留。佛言。爾時梵志者。今提和竭佛是。爾時兔者。今我身是。爾時獼猴者。今舍利弗是。爾時野狐者。今阿難是。爾時水獾者。今日連是也。

昔憍叉尸羅國。有一女人。至月光王捨千頭處。禮無憂王。所起靈廟。見有狗糞。見佛座前。尋作是思。此處清淨。如何狗糞。汙穢其中。以手捧除。香泥塗飾。善業力故。今此女人。遍體生香。如旃檀樹口中。常有青蓮花香。

昔佛遊至給孤獨精舍。波斯匿王舍衛國王供養於佛。及諸大眾眷屬。祇洹祇洹園園縱廣百六十里。波斯匿王周遍然燈。民人競看。貧女難陀。居無舍宅。問

行路者。知波斯匿。以油千斛為佛然燈。難陀自責。我以何故。獨貧如此。即入街里。沿家乞丐。得少雜飯。心自念言。我當賣之。以為燈直。賣得一錢。賣詣油家。問女持一錢油。作何功德。難陀答言。欲為佛然燈。主聞之。助其喜踊。持一燈油。即施與之。貧女歡喜。受到祇洹。佛告阿難言。有大長者。興無上福。不能自到。開門使前。波斯匿王。聞佛此教。尋自思惟。吾於舍衛一國之尊。興起道供。豈殊我者。佛何以故。不讚於我。復稱長者。須臾貧女來到。佛所然。所賣燈。當佛之前。而發大願。並為一切。求佛知見。令此光明。徹於十方。幽冥惡道。悉皆休息。如是便退。至明晨朝。賢者目連。歷檢諸燈。難陀所然。光獨如故。目連即吹。吹不能滅。便以神力。持五恒河水。激亦復不滅。次以毘嵐大風。華言迅飄。不能滅。盡其神力。竟不能滅。心懷恐懼。佛告目連。然此燈者。有殷重心。以是之故。燈為常明。設羅漢舍利弗等。及辟支佛。神化功德。共滅此燈。不能滅也。令金翅王。搏大海水。若師子王。震吼奔騰。共滅此燈。終不可滅。難陀女人。以日出時。身往按行。昨所然燈。燈亦不滅。光不缺減。即大歡喜。稽首佛足。佛知女心。求無上道。放五色光。從口中出。

佛為說法。三乘之業。授聲聞。劫。彼列光從頂入。授辟支佛。劫。光從兩眉間入。授菩薩。劫。光從口入。佛之笑光。上至三十三天。皆悉通達。已便回還。繞佛三匝。後口入時。阿難起問。佛言。阿難。汝見昨夜然燈。女不。此女壽終。因是功德。轉女人身。當作男子。却後二十劫。不墮惡道。即生諸天。及金輪王。二十劫後。當得作佛。號三曼陀優訶。

昔佛在世時。有大長者。名脩羅陀。財富無數。信向道德。自誓常以臘月八日。請佛及僧。終身子孫。奉行不輟。長者亡時。囑兒勿廢。兒名毘羅陀。後日漸貧。至時無以供辦。愁感不樂。佛遣目連往問云。汝父供月。欲至。當設何計。答言。唯願世尊。勿見忽棄。八日臨時。將妻至外家。質百兩金。還辦供具。佛與千二百五十眾僧。往舍而坐。行水下食。清淨竟而還。其日夜半。諸故藏中。寶物自滿。夫婦見之。且喜且懼。恐官顧問。即往白佛。佛言。安意快用。勿有疑難。汝之履信。不違父教。聞施慧道。七財滿足。

昔舍衛國有一居士。亡失田宅。家人得罪。死亡都盡。唯餘一子。無復所依。子聞人說。飯佛及僧者。生忉利天。華言三乃願飯佛僧。唯當客作。以果此

願有一居士。多有田宅。此兒雖小。多諸藝能。求欲傭賃。居士問。汝何所能。答曰。能書策文義。別金銀珠貝。錢財絲羽。監田坐肆。無所不解。問歲索幾物。答曰。年一千金錢。居士曰。今世飢饉。乃顧五百。年滿併還。即使坐肆。始滿一月。檢計所得。已盈三倍。日止一食。留一食分。更使監田。比及冬歲。復三倍。歲滿索金及食。居士慮其便去。屢託不在。後謂之言。急索作底。小兒言。我欲飯佛及僧。居士聞之。即生信心。又問。欲何處作。答曰。欲往祇洹。祇洹居士曰。但住我間。器樵相助。小兒白佛。願明日受我食。佛僧默然。正遇節日。諸白衣多送種種飲食。眾僧受取。共相謂言。今日貧兒。竭力作會。人皆當為之稍食。及到居士舍。手自行食。皆云少與。食遂無減。貧兒問僧。為食麓澀。為憫我貧。答曰。今是節日。早起人送食。初乃少與。家數既多。遂成飽滿。貧兒愁憂。恐所期不果。涕泣問佛。佛為說法。必得生天。汝疾還去。貧兒歡喜。更行僧食。隨僧意取。我肆力時。期盡供養。今諸大德。雖不能取。隨意將去。時五百客商。從優那禪國來。晡至。道路道迫。絕糧三日。入城買食。時世飢歉。且天盛熱。都無所得。商主歎曰。海中不乏。大城無食。宜更遍

求。隨須何物。貧兒啼向佛時。多人見之。語賈客云。某舍有食。即往居士家。白小兒言。我等湏食。小兒問言。有幾人。答曰。有五百。可盡喚來。何須論直。至設食。皆得飽滿。有一大銅盃。一賈客主。解衣角珠。直十萬金錢。置於盃中。小兒言。我不賣食。何忍與珠。留客小住。待我問佛。佛言。但取。不妨得生天。此是花報。果報在後。還受寶物。賈客又問居士。此城先有某甲。今何所在。答曰。已往。又問有子孫不。答曰。向之施主。即其子也。賈客語小兒言。君父是我等師。又與百千兩金。以敦舊好。時居士無兒。唯有一女。端正殊妙。求妻小兒。送金百千兩。居士死後。波斯匿王問有兒否。誰相料理。答曰。唯有一女。女婚當事。判財物并屬女婚。拜為大臣。後成佛果。竟得生天。

昔阿闍世王。

王名華言。未生怨。

請佛食已。佛還祇洹。王與耆婆。

醫師名華言。故活。

議曰。佛

飯已竟。更復何宜。耆婆言。唯多然燈。於是王乃勅具百斛麻膏油。從宮門然。至祇洹精舍。時貧窮老母。見王作此功德。乃更感激。行乞得兩錢。買膏油。膏主曰。母今大貧窮。乞得何不買食。以自連繼。用此膏為。母曰。我聞佛生難值。百劫一遇。我幸逢佛。而無供養。今日見王作大功德。雖實貧窮。欲

然一燈作後世本。於是膏主感其至意。與兩錢膏得二合。特益三合。九得五合。母則往當佛前。然之。計此不足半夕。乃自誓言。若我後世得道如佛。膏當通夕光明不消。作禮而去。王所然燈。或滅或盡。母所然燈。光明特朗。殊勝諸燈。通夕不滅。膏又不盡。至明朝旦。佛告目連。天今已曉。可滅諸燈。目連承教。以次滅燈。諸燈皆滅。唯母燈三滅不盡。便舉以扇之。燈光益明。乃以威神。引毘嵐風。以次吹燈。燈更甚盛。上照梵天。傍照三千世界。悉見其光。佛告目連。止止。此當來佛之光明功德。非汝威神所能滅。此母宿命供養百八十億佛已。從前佛受決。務以經法。未暇脩檀。檀華言布施故今貧窮。無有財寶。却後三十劫。當得作佛。號曰須彌燈光如來。至真等正覺。世界無有日月。人民身中。皆有大光。光明相照。如忉利天。母聞懽喜。作禮而去。王問耆婆。我作功德巍巍如此。佛不與我決。此母一燈。便與授決。耆婆曰。王所作雖多。心不專一。不如母注心於佛也。於是後時闍王。以至誠心。奉獻油華。供養佛故。佛便授王決曰。却後八萬劫。劫名喜觀。王當為佛。佛號淨具闍王。太子名旃陀和利。時年八歲。見父受決。甚大歡喜。即脫身眾寶。

以散佛上。曰。願淨其佛所。我作金輪王。得供養佛。佛般泥洹。般泥洹華言圓寂我當承續為佛。佛言必如願。佛號梅檀。

昔有一女。端正紺髮。髮與身長。國王夫人請售髮。與千兩金。而不肯與。見佛歡喜。願設供養。請其父母。乞為呼之。父母言。家貧無以飯之。女言。取髮直以用供養。父母白佛。願明日暫顧微飯。女割髮與王夫人。夫人知其緣急。但與五百兩金。女取金買食。歡喜無量。悔昔慳貪。今世貧窮。願令我後莫值此苦。見世尊金光五色。照其門內。頭面著地。遶佛三匝。頭髮還復如故。佛言。此女先世貧無可施。當時頭面著地作禮。後八十一劫。當生人中。此福已盡。命終今生貧家。猶識功德。見我歡喜。福祐無量。命終當生第二忉利天上。盡天福壽。當發菩薩道心。女父母兄弟。莫不歡喜。命盡生天。昔舍衛國內。有豪富長者。生一男兒。面首端正。天雨眾華。積滿舍內。即字此兒名弗把提。華言花天兒年轉大。往至佛所。心自思惟。我生處世。得值聖尊。即前白佛。唯願世尊。及與眾僧。明日屈意。臨適鄙家。受少蔬食。佛即受請。華天還至。化作寶床。遍其舍內。正設嚴飾。佛及眾僧。即坐其座。華天福德。

飲食自辦。佛僧食已。廣為華天具說法要。華天闔家得須陀洹。即辭父母。求索出俗。父母聽之。佛言善來。鬚髮自墮。袈裟著身。遵脩佛教。逮得羅漢。阿難白佛。華天何福。得如是。佛言。過去有佛名毘婆尸。出現於世。度脫衆生。時諸豪族。皆悉供養。有一貧人。見僧歡喜。即於野澤采衆草花。用散大會僧衆。佛告阿難。爾時貧人。今華天比丘是。散花之德。九十一劫。身體端正。意有所源。如念而至。

昔跋提城有長者名文荼。舉家兒婦。以至奴婢。皆大福德。長者入舍。空中雨穀。出而後止。婦取飯器。分布內外。隨取隨滿。兒提金囊。瀉出真金。注而不竭。兒婦出米一斛。供家一月。而亦不盡。其奴耕時。輒成七隴。其婢磨香半兩。塗家內外。亦不減盡。四方人間。莫不來觀。及瓶沙王。與天眷至。果見如是。歎服不已。長者白佛。我兒婦等。皆云已福。竟是誰力。唯願說之。佛吞汝等。共有此福。昔王舍城一織師家。因辟支佛。持鉢乞食。織師令以已飯施之。婦讓夫食。持我分與。兒至奴婢。迺相讓施。辟支佛言。汝等皆以已捨分與我。善心為畢。可共減與。汝食不少。我亦得足。人減一匙。平滿彼鉢。辟

支受施。神變而去。彼等命終。生六欲天。展轉七反。餘福生此織師眷屬。今汝等是。

昔有童子數人。共戲道中。遇佛一人。作禮。手中有五粒豆。上佛。四粒入鉢。一粒墮地。佛言。令汝世世得福。童子命終。即生天上。後八十世復得為轉輪王。

昔佛在世時。佛大弟子大目犍連。佛弟子名。華言來菽氏。乘通往忉利天上。入帝釋

園。遊行觀看。見一天女。形貌端正。光明照耀。與衆超絕。目連見已。即問天女。汝本前身。種何福緣。今受此報。奇妙無量。天女荅曰。我本前身時。作瓶沙王宮中使人。時王宮中。有佛精舍。我時夜入。見佛塔中。暗無光明。我即然燈。著精舍中。由是因緣。今受此身。光明殊妙。天堂受福。快樂無極。

宋會稽人安千載。仕於江陵。家門奉佛。夜有扣門者。出見十餘人。著赤衣。

運材積門內。云使作佛圖。即佛寺也。忽無所見。明至他家齋食上。得一舍利。華言

堅紫金色。推打不碎。以水浴之。光明照發。便自舉。敬常有異香。後出欲禮。忽而失之。尋覓備至。半日而復。時臨川王鎮江陵。聞而迎之。雜光間出。佐

史沙門咸見不同。王捧水器。呪曰云云。輒應聲光出。夜見百餘人。遶舍利屋。燒香持華。如佛出狀。及明。人及舍利俱失。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至一巷中。有一婦女抱一小兒。在巷坐地。時彼小兒。遙見世尊。心懷歡喜。從母索華。母即與買。小兒得已。持詣佛所。散於佛上。於虛空中變成華蓋。隨佛行住。小兒見已。甚大歡喜。發大誓願。以此供養善根功德。使我來世得成正覺。廣度衆生。如佛無異。爾時世尊見此小兒。發是願已。佛即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遶佛三匝。還從頂入。爾時阿難前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以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今見此小兒。以華散我。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此小兒者。以華散我。於未來世。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受快樂。過三阿僧祇劫。成佛號曰華盛。廣度衆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村名。華言山鼠。竹林。時彼國中有一商主。名曰浮娑。將諸商客。入大海中。采其珠寶。其婦少壯。容貌可觀。憶望其夫。晝夜愁念。速得

還家。即便往詣那羅延

華言鉤鎖力士。

天。而作呪言。天若有神。不違人願。使我

夫主安隱速還。我今當作金銀瓔珞。以報天恩。作是誓已。未經幾時。果如其願。安隱還家。甚懷歡喜。即造金銀瓔珞環釧。將諸侍從。往詣天祠。路值如來。將諸比丘。入王舍城。時彼女人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欲以金銀瓔珞。擲散佛上。其從語言。此非那羅延天。遮而不聽。時彼婦女。不從其教。即以瓔珞擲散佛上。於虛空中變成寶蓋。隨佛行住。見是變已。深生信敬。五體投地。發大誓願。我今以此散佛。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遶佛三匝。還從頂入。爾時阿難前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以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於今者。見此婦女。以金銀瓔珞散我。上不阿難白佛。唯然已見。此婦女者。於未來世。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受諸快樂。過三十劫成佛。號曰金輪瓔珞。廣度衆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昔佛在世時。諸弟子中。德各不同。如舍利弗智慧第一。大目連神通第一。

如阿那律

佛弟子名。華言無貪。

天眼第一。能見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微細無幽不覩。

阿難見已。而白佛言。此阿那律。宿有何業。天眼乃爾。佛告阿難。乃往過去

九十一劫。毘婆尸佛。入涅槃後。此人爾時。身行劫賊。入佛塔中。欲盜塔物。

時佛塔中。佛前燃燈。其燈欲滅。賊即以箭正燈。使明。見佛威光。嗚然毛豎。

即自念言。他人尚能捨物求福。我云何盜。便捨而去。緣正燈炷。福德因緣。

後是以來。九十一劫。恒生善處。漸捨諸惡。福祐日增。今得值我。出家脩道。

得阿羅漢。四果名。華言應供。於衆人中。天眼徹視。最為第一。何況有人。至心割捨。

然燈佛前。所獲福德。難可稱量。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提婆達多。極大愚癡。憍慢嫉妬。教阿闍

世王。立非法制。擊鼓唱令。不聽民衆。實持供養。詰瞿曇。釋迦佛姓。華言地最勝。所時

彼城中。有信佛者。聞是制限。憂愁涕泣。悲感懊惱。感天宮殿。動搖不安。時

天帝釋。作是念言。我此宮殿。有何因緣。如是動搖。尋自觀察。見阿闍世王。

立非法制。令彼城人。憂愁涕泣。感我宮殿。動搖如是。尋即乘下。高聲唱言。

我今自當。供養佛僧。作是唱已。即往佛所。前禮佛足。長跪請佛。唯願世尊。

及比丘僧。盡其形壽。受我供養。佛不然可。復白佛言。若不受我。終身供養。

當受五年。佛亦不許。復白佛言。若不受我。五年當受五月。佛亦不許。復白

佛言。若不受我。五月當受五日。佛即然可。尋變迦蘭陀竹林。如毘闍耶殿。天即

宮床榻卧具。天酥陀食。盛以金器。與諸天衆。手自斟酌。供養佛僧。時阿闍

世王。在高樓上。遙見迦蘭陀竹林。猶天宮殿。天酥陀食。盛以寶器。見天帝

釋與諸天衆。手自斟酌。供養佛僧。時阿闍世王。覩斯事已。即自悔責。極大

瞋恚。罵提婆達多。汝是癡人。云何教我。橫加非法。向於世尊。作是語已。即

於佛所。深生信敬。時諸羣臣。前白王言。願王今日。改先制限。令諸民衆。得

見如來。隨意供養。尋勅司官。擊鼓唱令。自今以去。聽諸民衆。設諸餽饈。供

養佛已。爾時世尊。即便為其說種種法。心開意解。有得須陀洹。初果。華言預流。者。

斯陀含。二果。華言一來。者。阿那含。三果。華言不來。者。乃至發於無上菩提心者。華言道心。

昔有一女人。妊身數月。見佛及僧。願我生子。以後出家。為沙門。及生子後。

愛念既隆。不遂宿心。子年七歲。意忽還悟。作二人食。及三法衣。持鉢將子。

行詣佛所。白佛言。願哀我子。使為沙門。今後得道。身形如佛。佛即聽之。母

以水灌。前洗其兒。應時九龍從瓶中出。吐水灌兒。澡訖。殘水散兒頭上。於頭上下。變成華蓋寶帳。交絡并師子座。上有諸佛。佛時微笑。出五色光。照十億刹。還繞佛身。從兒頂入。母即前行。以飯上佛。并食其子。子發無上平等道意。十億佛刹。六反震動。皆自然現佛。以母分飯。佛及諸比丘。皆等飽足。其飯如故。母即歡喜。及諸天人。得阿惟越致。華言不退轉時兒墮髮。成為沙門。立不退轉。我身是也。

宋太原王琰。年在幼穉。於交趾賢法師所受五戒。以觀音金像令供養。遂奉還楊都。寄南澗寺。琰晝寢。忽夢像立于座隅。意甚異之。即馳迎還。其夕南澗果失像十餘。盜毀鑄錢。觀音像獨得免。大明七年秋夕。像放光照三尺許。金輝映奪。合家同覩。後以此像寄多寶寺。琰適荆楚。垂將十載。不知像處。及還楊都。夢在殿東。眾小像內的。分明詰旦造寺。如夢便獲。時建元元年七月十三日也。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豪富長者皆共聚集。詣泉水上。作娼妓樂。而自娛樂。為娑羅華會。娑羅樹冬夏色不變。華言堅固時彼會中遣於一人詣

林樹間。采娑羅華。作諸華鬘。時采華人還來會所。路見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以所采華。散佛世尊。於是而去。還復上樹。更欲采華。值樹枝折。墜墮命終。生忉利天。

昔娑竭羅華言海龍王女。年始八歲。有一寶珠。價直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即受之。忽然之間。變成男子。具菩薩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等正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普為十方一切眾生。演說妙法。

昔有婆羅門。問婦言。家中有餅具否。欲隨伴供養瞿曇沙門。婦言有。即作餅持去。遇國王大臣。刹利婆羅門。十八聚落主。在座。婆羅門不敢前。念言佛是一切智者。應知我心。佛遙喚來。問器中何等。答曰是餅。佛言可行。與眾僧。答少不能遍。但與人行一番。猶故不減。乃至三遍。尚不損耗。佛知其心。隨從說法。得須陀洹道。

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諸人民。各自莊嚴。作唱伎樂。出城遊戲。至城門中。遇值佛僧。入城乞食。諸人見佛。歡喜禮拜。即作伎樂。供養佛僧。發願而去。佛即微笑。語阿難言。此諸人等。由作伎樂。供養佛僧。緣此功德。於未來

世一百劫中。不墮惡道。天上人中。最受快樂。過百劫後。成辟支佛。皆同一號。名曰妙聲。以是因緣。若人作樂。供養三寶。所得功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

昔有婆羅門。奉祀外道。其婦事佛。語其壻言。聽我與佛作婢。懸繒播蓋。燒香然燈。壻不聽之。作一播懸於屋內。晨夕向禮。壻殺牛羊。呼師解事。師到其門。語言。卿舍有佛播蓋。我不敢進。即入問婦。推覓得播。壻嗔打婦。婦即投河。心至感神。河水為竭。自然有七寶華蓋其上。壻見斯瑞。知佛可尊。即捨外道。奉事大法。

唐贈工部尚書邢曹進。至德以來。河朔之健將也。守臧魏郡。因為田承嗣所縻。曾因討叛。飛矢中目。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留于骨。微露其末焉。即以鐵鉗遣有力者。拔而出之。其鏃堅然不可動。曹進痛楚。計無所施。妻孥輩但為廣脩佛事。用希慈蔭。不數日。則以索縛身。而復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進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見胡僧入于庭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胡僧久而謂曰。能以米汁注其中。當自愈矣。及寤。言於醫工。醫工曰。

米汁即泔。豈宜愈瘡哉。遂令廣詢于人。莫有諭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乞食。因遽名入。而曹進中堂遙見。乃昨之所夢者矣。而延之俯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悟。賜為米汁。况所見復肖夢中。則取之如法。傳之。應手清涼。頓覺酸疼。既夜。其瘡稍瘳。即令如前。援之。鉗纔及臉。鏃已突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日而差矣。吁。佛之感應。可謂顯灼矣。

梁武帝夢僧告之曰。六道四生。受大苦惱。何不為作水陸大齋。而救援之。帝扣諸沙門。寶誌曰。尋經必有因緣。帝取佛經躬自披覽。創造儀文。三年乃成。於夜捧儀文。停燭白佛曰。若此文理。協聖凡。願拜起時。此燈自明。或儀式未詳。燈暗如故。言訖。投地一禮。燈燭皆明。至是二月十五日。於鎮江金山寺。依儀脩設。帝臨地席。詔祐律師。宣文利洽。幽明至今。遵行焉。

宋鄂渚王媪。常買紙錢。作寄庫。令僕李大代書押。媪亡。忽李大得疾。仆地。三日甦云。為陰府逮捕。至庫所。令認押字。此我代主母押字也。引見金紫官。問答如初。但追證此事。可令回。將去。媪至。大喜曰。荷汝來。我寄庫錢方

有歸也。今人好營預脩寄庫者。當以往生經為據。

宋范陽盧蔚。弱冠舉進士。有日者言其年壽不永。常宜脩醮本命。以增年祿。蔚素崇香火。勤於脩醮。未嘗輟焉。年二十五。寢疾於東都。逾月益困。忽夢為親友所招。出門乘馬。其行極速。疑為冥司所攝。有一人乘馬奔來。所在留滯。必為撓解。遮救言旨懇切。及到所司。此人又懇為請託。因得却還。部署行里如親吏焉。所還道中。見兵士數千。初頗疑懼。此人曰。此皆他日郎君所主兵士也。將至所居。自後垣乘虛而入。徑及庭中。有門旗麾鎗武器之屬。此人曰。他日當用之。瘞於兩階之下。將別去。蔚曰。素未相識。何憂勤之甚也。答曰。吾乃本命神。郎君為冥官所召。大限欲及其已。於天司奏陳。必及中壽。疾亦就痊。無以為憂也。遂辭去。蔚之疾尋愈。其後策名金紫。亦享中年。除宿州刺史。角橋都知兵馬指揮使。不到任死。以其瘞武器門旗故也。

唐公孫璞。雍州高陵人。武德二年為華州司馬。年四十餘。沉荒酒色。常令家童漁釣弋獵。恣殺物命。甘其口腹。忽夢千餘人持刀劒弓矢入其家。擒璞殺之。璞流汗驚懼。因成遍身瘡疾。其瘡皆有口舌。日夜楚痛。求死不得。璞表兄華陰令賈宣古。見其疾。驚曰。未嘗見有此瘡。當是殺生太多。宿業所致。嘗聞華山道士姚得一。多記神方。可使人往問之。璞遂令其長子到華山。具述所疾。涕泣求救。得一曰。此疾是殺生害命。眾冤所為。可脩黃籙大齋。懺悔宿冤。疾冀可愈。其子以此告璞。便脩黃籙道場七日。至第五日。璞夢青童二人。引至一處。門闕宏麗。有如府署。良久。天上有黃光如日。直照地。司其門。大開。即見魚鱉鳥獸猪羊牛馬。奇形異狀者千百頭。從門中出。乘此黃光。旋化為人。逡巡化盡。青童曰。此是汝之所殺冤魂。今天符既下。乘功德力。託生為人。汝罪已除。瘡疾亦愈。旬日之間。璞疾果愈。遂入華山。禮謝姚尊師。將歸。得一取一卷仙經。擲之。展於崖上。化為一橋。二青龍負之。放五色光。其明如晝。璞與僕登橋而行。須臾到家。璞後脩道入華山。不知所之。

唐大尉中書令南康王韋臯。節制成都。於萬里橋隔江。創置新南市。開拓通街。設葢墳墓。水之南岸。人逾萬戶。鄧開樓閣。連屬宏麗。為一時之盛。然

每至昏暝則人多驚悸投礫擲石鬼哭嗚咽其喪失墳壙平剗墟墓無所
告訴故為虛耗之鬼焉居既不安市亦不甚完葺後韋公知之請道流置
黃籙道場精誠懺謝至第三日鬼哭之聲頓息居人亦安韋公夢神人曰
所營南市開葺墳塚使幽鬼之類失其所居喪其骸骨相與悲怨幾於分
野之災賴黃籙之功為其遷拔上帝勅窮魂三萬餘輩皆乘此福託生諸
方居人自此安矣勿復為憂也公深異之自置黃籙記立於真符觀

唐李約者咸通十二年為諸衛小將軍妻王氏死已逾年忽現形還家約
勒大小幹當家事言語歷歷一如平生初一家甚驚及旬月後亦以為常
矣約罷官二年力甚困闕頻入中書見宰相求官未有成命妻忽謂約曰
人間命官須得天符先下然後受官近見陰司文字五月二十五日方得
符下必受黃州刺史可用二十三日更入中書投狀約如其言於二十三
日入中書求官時相待中路巖性甚強既早聞其妻現形之事又聞二十
五日必除刺史適會其日路公知印因會話之際已與諸廳有約云李約
妖妄之言固不可聽某已斷意不與除官矣至二十五日路公知印黃州

刺史有缺路遲疑多時未欲注擬忽下筆與署黃州刺史亦然不知勅下
之後方復醒悟乃歎曰此天道也豈人力可爭乎約將赴任妻亦隨之發
日及上官日皆其妻所擇到任旬日妻謂約曰我人間世限盡與君生死
之決所以未去者為天司與一主持處白限未即赴任又以平生過咎未
得原免今居官之際可為作少功德也約問要何功德妻曰請脩黃籙道
場三日約素不好道意甚疑之問何故須脩黃籙道場曰天上地下一切
神明無幽無顯無小無大皆屬道法所制如人間萬國導奉帝王爾黃籙
齋者濟拔存亡消釋冤結懺謝罪犯召命神明無所不可上告天地拜表
陳詞如世間表奏帝王即降明勅上天有命萬神奉行天符下時先有黃
光如日出之象照地獄中一切苦惱俱得停歇救濟拔贖功德極速故須
脩黃籙齋為急約聞其語乃備法物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其兒女復為
母氏於熱極宮別脩一壇亦三日三夜齋時妻於壇前設位奉香觀聽法
事既畢謂約曰此官二十九箇月即當除替授金吾小將軍但勤心奉公
濟郵貧弱矜憫孤獨踈薄財貨重人性命哀矜刑獄崇奉大道清淨身心

勿食珍鮮。勿衣華美。即為上矣。勿以久貧而貪財帛。人生各有定分。勉之思之。此去授一職。任足以自安。無以眷屬為念也。長子後宰明昌。亦在道鄉。中子一尉。不足榮貴。小子當令入道。以奉香火。十年之內。四海多事。善自保焉。言訖。不復影響。約更焚香虔請。竟無言矣。後三子及約官任。皆如其言。

唐京兆杜鵬舉。相國鴻漸之兄也。其父年長無子。歷禱神祇。乃生鵬舉。二三歲間。終年多疾。十歲猶疴劣怯懦。父母常以為憂。太白山道士過其家。說陰陽休咎之事。因以鵬舉甲子問之。道士曰。此子年壽不過十八歲。父母大驚曰。年長無子。唯此一兒。將以紹續祭祀。如其不永。杜氏之鬼神將有若教之餒乎。相視洒涕。請其禳護之法。道士曰。我有司命延生之術。但勤而行之。三年之外。不獨保此一兒。更當有與門族居大位者。父母拜而請之。因授以醮南斗延生之訣。使五月五日依法祈醮。然後每日所食。別設一分。若待賓客。雖常饌亦可設之。如是一年。當有嘉應。父母勤奉無缺。致醮之夕。有物如流星墜席中。一年之外。忽有青衣吏二人過。憇其門。留

連與語。吏曰。主人每日常饌。亦設位致饗。何所求也。具以前事白之。吏曰。司命知君竭誠。明年復當有一子。此之二子皆保眉壽。其名有一鳥傍。向下懸鉞者。當居重任。其一有水傍者。必為相國。所食自此無煩致享。明年果生次子。兄弟皆充盛無疾。自是兄名鵬舉。終安州都督。弟名鴻漸。為相國。西川節度使。並壽逾九十。終身無疾。

晉冀州周回。二百餘里。為洪水所陷。改冀源為焦湖。中存聖女山。特封焦婆。號靈顯聖母。後為風浪四起。漂溺舟船。官民祇以恩願祈請聖母而已。其風濤汹猛轉惡。有行醫老母。在西晉城進狀。稱是焦湖植利之家。為見焦湖風浪傷溺人船。官司惟禱於聖母。殊不知聖母本塵俗人。祇因戒殺蔬食。遇真武。獻水清淨。發聖為冀水土地。蒙國家改名焦湖。封蒲靈顯。承此天地之恩。尚未能報。何為却興風浪為害。蓋是舊日冀民。深償水族。冤魂相執。卒無解脫。所以造作毒風惡浪。競傷人船。逆相報對。如要消伏。除是真武可以救此。言訖。忽然不見。晉朝看詳投狀老母。乃是焦湖土地靈顯聖母化身報說。當急速依應行遣。尋差使并道士同往靈顯廟。啓建道

場獻御香奏懇真武祈請風浪不生。往來寧靜。道場經一月。焦湖風浪頓息。使命欲回。忽於雲霧中現符吏曰。臣是中界直符。受真武將軍差報官家。焦湖波濤是巢州殺害龜鼈。酬償冤執。不能解脫。致興妖禍。今朝廷禱祈平安。已蒙真武面奏北極。因朝三清。得玉皇勅旨。并降吉祥甘露。已將焦湖惡報冤鬼與水族等。解結洗滌。並送東嶽泰山府。及地府冥司。係名收錄。量度輕重。報盡受生。焦湖今得平息。直符遂退。時晉朝再遣使降香。建醮於聖女山。報謝天地。仍就山建真武殿。勅賜為額。并加贈靈顯順聖之號。

宗范文正公仲淹通判陳州日。郡守為母疾請道士拜章。伏地久而不動。人捫其軀則僵矣。直至五更方起。謂守曰。得太上旨。太夫人壽有六年。所苦勿慮。公詰其伏地甚久之故。道士曰。上章罷。將回適會張明年進士榜。群仙聚觀。壅隘欲出不能。是以久。公疑其妄。曰。法師曾見榜否。曰。是何不見。復問曰。狀元是誰。曰。姓王。名上是拱字。下一字墨塗之。又注一字於傍。天門高望之不可辨。明年果王拱壽作大魁。御筆改為拱辰。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夏安居竟。將諸比丘欲行遊他國。時須達長者白波斯匿王言。我等今者久不見佛。願王今者脩書遣使往請世尊。來詣此間。而共供養。時彼波斯匿王聞是語已。尋即遣使往請世尊。久不奉覲。唯垂哀憫。來受我請。爾時如來即便然可。使者還馳。啟白王言。世尊許可。王勅使者莊嚴車乘。與彼使者往迎世尊。願垂哀憫。可乘此車。受彼王請。時佛答曰。我有六通之神足。七覺之華鬘。八聖之道分。五御之安車。是我神足。不須汝車。時彼使者懇懃三請。唯願矜憫。莫用神足。願乘此車。受彼王請。爾時世尊憫其使者。即便上車。以神通力。令彼車乘履虛而行。至王舍城。受彼王請。時彼使者即於其夜。而取命終。生忉利天。

宗揚州江都縣白砂村吳元嗣家。豪積善。每秋冬間。醮賽三界。中下界神道。憑師巫賽願。其天曹仍請法錄道士醮賽。將及數年。忽於醮日。有二十餘人遊化求齋。元嗣留齋畢。因問從甚處來。作何營業。內一人答云。我等住無間天來。後無間路來。本業無間所營。去後無間道去。今日特知此處有祈天之會。故來赴其醮獻言。訖二十餘人盡化為雲霧不見。內一位椅

背上留下花紋金縷皂紗。短袖背子一領。極有奇異。已悉天真降臨。切因此
天衣顯其聖驗。遂用繡線帕裹藏匣內。永為家傳。供養。纔過逐月。真武下
降日。其衣隱隱有光芒。元嗣子孫皆壽。後揚州依真朝。言括責老人。召赴
聖節宴席。惟元嗣家子孫壽年八九十。百歲以上。兄弟八人。內吳琬壽過
一百。步履康健。視聽不衰。州府問勞。據稱翁父元嗣。在日義聚不分。醮祭
因依。及賈到真武皂背為驗。時太傅陳琳平守揚州。備錄申奏。續蒙指揮
特賜吳琬立為義門。除授本州捕長吏。仍令於大門置義順土臺二所。立
華表鶴柱。旌表門閭。并收真武遺迹衣袍。是鎮家顯聖之物。不得損毀。
宗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黃順。為江東兵馬鈐轄。紹興二十二年正月
秩滿將歸。弋陽過池州。值雪少留。郡守假以教授。辭舍。遇舊同官趙士退。
趙訝其顏色青黑而效不已。語言動作非復如疇昔時。後容問所苦。黃愀
然久之。曰。吾家不幸。祖傳療疾。緣是殞命者。世世有之。自半年來。此證已
萌芽。吾次子沆亦然。殆將死矣。遂悲傷出涕。趙曰。每聞此疾可畏。間亦有
愈者。而不能絕其本根。吾能以太上法籙治之。但惡人不知道。因循喪軀。

公果生信心。試為公驗。於是焚香書符。以授黃及沆。使吞之。吞未久。遍手
指內外皆生黃毛。長寸餘。趙曰。疾深矣。稍復遷延。當生黑毛。則不能救療。
今猶可為也。於是擇日別書符。牒城隍。申東嶽。奏上帝。訖。令黃君汛掃寓
舍之西偏小室。紙糊其中。實石灰于壁下。設大油鼎一枚。父子著白衣。閉
門對床坐。吞符訖。命數童男秉燭注視。有頃。兩人身中飛出黑花。蟬蛾四
五。壁間別有蟲作聲而出。或如羗娘。如蜘蛛。大小凡三十六。悉投沸鼎中。
臭不可聞。啾啾猶未止。繼一蟲細如絲髮。蜿蜒而行。入于童袖間。急捕得
亦投鼎中。便覺四體泰然。了無患苦。黃氏舉室歎異。知其靈驗。默禱於天。
願為先世因此疾致死者。作九幽大醮。拔度之。未醮數日。黃之妻夢先亡
十餘人。內有衣皂小團花衫者。持素黃籙白簡來拜謝。曰。汝救我。則我救
汝。妻覺以告夫。黃泣曰。衣小花衫者。吾父也。吾父死於兵戈中。衣服不備。
但得一衫。以歛。夢中所見者。真是矣。遂以二月朔設醮於天慶觀。是夕陰
雲四垂。雨意欲作。中夜隱隱聞雷聲。所供聖位。茶皆如白乳。道眾恐雨作
不能焚詞。既而至。五鼓醮事畢。雨乃大至。黃氏歷世惡疾。自此而絕。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五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六

嘉言

需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

釋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信心念佛。是人善根。福報無盡。○唯有徑

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是人終時。心不顛倒。

即得往生極樂國土。○修淨業者。得生西方極樂國土。○若衆生心憶佛。

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

道有諸衆生。作是念言。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使稱名者。咸得如意。○

朝禮上聖。福慶九祖。長保三光。天地同年。

感應

晉僧惠要。居廬山三十年。迹不入俗。唯以淨土克勤。于念。澄心繫想。想三

聖相。沈厚不言。經三十年。忽七月晦夕。於般若臺之東龕方後。定起見阿

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

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佛告之曰。我以本願力

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當生我國。師誥法淨惠寶曰。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見佛相。今復見之。吾生淨土必矣。又曰。七日之期。斯為漸矣。至期順寂。即義熙十二年八月六日也。

唐僧善道。貞觀中見西河綽禪師九品道場。講誦觀經。大喜曰。此真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迂僻難成。唯此觀門。速超生死。於是勤薦精苦。晝夜禮誦。續至京師。擊鼓四部。每入室互跪念佛。非力竭不休。雖時寒冰。亦須流汗。出則為人演說淨土法門。三十餘年。不暫睡卧。般舟行道。方等禮佛。護持戒品。纖毫不犯。好食送厨。粗惡自奉。乳酪醍醐。皆不經口。凡有親施用。寫彌陀經十萬卷。畫淨土變相三百壁。壞寺廢塔。所至修營。然燈續明。常年不絕。三衣瓶鉢。不使人持。行不共衆。恐談世事。長安道族。傳授淨土法門者。不可勝數。後其化者。至有誦彌陀經十萬至五十萬卷者。念佛日課萬聲。至十萬聲者。或得人念佛三昧。往生淨土者。莫能紀述。或問念佛生淨土耶。師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乃自念一聲。有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於百。光亦如之。其勸偈曰。漸漸鷄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

豈免衰殘老病。任是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忽謂人曰。此身可厭。吾將西歸。乃登柳樹向西。願曰。願佛接我。菩薩助我。令我不失正念。得生安養。言已遂化。

唐僧法照。蚤從釋教。精意念佛。勤懇不懈。止衡州雲峰寺。慈忍戒定。為時所宗。嘗於僧堂。食鉢中覩五色雲。中有梵刹。當東北有山澗石門。復有一寺。金書其題曰。大聖竹林寺。他日復於鉢中。見雲中數寺。池臺樓觀。萬菩薩衆。雜處其中。師以所見。訪問知識。有嘉延曇暉二僧曰。聖神變化。不可情測。若論山川面勢。乃五臺耳。四年。師於郡之湖東寺。開五會念佛。感祥雲彌覆。雲中樓閣。觀阿彌陀佛及二菩薩。身滿虛空。有數梵僧。執錫行道。復見老人謂曰。汝先發願於金色界禮觀大僧。今何輒止。師遂與同志。遠詣五臺。見寺南有光。及隨至佛光寺。一如鉢中所見。東北五里。果有大山。山有澗。澗北石門。旁二青衣。一稱善財。一稱難陀。引師入門。北行。見金門樓觀。金榜題曰。大聖竹林寺。寺方二十里。一百院。皆有金地寶塔華臺。五樹。入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踞獅子座。為衆說法。菩薩萬數。共相圍

繞師於二菩薩前作禮。問曰：末代凡夫未審修何法門。文殊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阿彌陀佛。願力難思。汝當繫念。決取往生。前二大士同舒金臂以摩其頂。與之記曰：汝以念力故。畢竟證無上覺。文殊復曰：汝可往詣諸菩薩院。巡禮承教。師歷請教授。至七寶園。復回至大聖前。作禮辭退。向二青衣送至門外。師復作禮。舉頭俱失。復與五十僧往金剛窟。即無著。見大聖處。忽覩衆寶宮殿。文殊普賢及萬菩薩。佛陀波利。師方作禮。舉首即失。夜於華嚴院。見寺東岩壑有五枝燈。師曰：欲分百燈。既而如願。復曰：願分千燈。數亦如之。光徧山谷。又前詣金剛窟。夜半見佛陀波利引之入寺。後復於華嚴院念二大士。記我往生。乃一心念佛。忽見波利謂之曰：汝華臺已生。後三年華開矣。汝見竹林諸寺。何不使群生共知之。師因命匠刻石為圖。於見處建竹林寺。既畢。謂衆曰：吾事畢矣。數日別衆坐逝。

唐僧少康法師。縉雲周氏子。生好念佛。自少出家。年十五。通法華楞嚴等五部。尋往會稽嘉祥學究律部。後詣上元龍興。聽華嚴瑜伽諸論。貞元初。往洛下白馬寺。見殿中文集放光。探之。乃善導和尚化導文。師曰：若於淨

土有緣。當更放光。言已。光復閃爍。師曰：劫石可磨。我願無易。遂至長安光明寺。善導和尚影堂。大陳薦獻。倏見遺像升空。而謂之曰：汝依吾教。廣化有情。他日功成。必生安養。師聞佛音。如有所證。乃南適江陵。路逢僧曰：汝欲化人。當往新定。言訖而隱。師既入郡。人無識者。乃乞錢誘小兒曰：阿彌陀佛。是汝導師。念佛一聲。與汝一錢。兒務錢者。隨聲念之。月餘。孩孺念佛。覓錢者衆。師乃曰：能念佛十聲者。與一錢。如此一年。無少長貴賤。見師者。稱阿彌陀佛。念佛之聲。盈滿道路。十年。乃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級。集衆行道。師每升座。高聲唱佛。衆見一佛從口而出。連唱十聲。則見十佛。師曰：汝見佛者。決得往生。時衆數千。有不見者。嗚呼自責。愈加精進。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囑累道族。當於淨土。起忻樂心。於閻浮提。起厭離心。汝曹此時。能見光明。真我弟子。遂放異光。數道而逝。郡人為建塔於臺岩。宋房耆慕之。入冥府。王曰：據善簿。君曾勸一老人念佛。彼已得生淨土。若承此福。亦合得生。耆曰：尚欲誦金剛經萬卷。既而放還。後卒償其願。臨終異相。不違先報。

宋僧省常字造微。姓顏氏。錢唐人。七歲厭俗。十七具戒。淳化中。住南昭慶。慕廬山之風。謀結蓮社。以西湖天下之勝遊。乃樂嘉遯。以無量壽佛往生之仰止。乃刻其像。以華嚴淨行品成聖之宗要。乃刺血而書之。於是易蓮社為淨行之名。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端坐念佛。有頃。厲聲唱云。佛來也。泊然而化。衆見地色皆金。移時方沒。

宋唐州泌陽尉李珣。平素念佛。遇北虜入寇。挾一僕單騎走。夜匿道旁空舍。聞車過聲。遣僕問唐州賊何在。見車中人長丈餘。面藍色。驚而返。珣即乘馬追及之。前致敬曰。珣避寇至此。敢問車中何所載。其人曰。此京西遭劫死人名。天曹定籍。汝是李珣。亦其數也。珣大怖告曰。何法可免。願賜指教。人曰。能旦旦念摩利支天菩薩七百遍。向虛空回向天曹聖賢。則死籍可銷。可免兵戈之厄。珣方拜謝。駕車者疾馳而去。自是不輟誦持。轉以教人。皆得免難。

宋僧道生。鉅鹿人。魏氏子。生好念佛。精心求道。從竺法汰出家。披對經誥。一覽能誦。年在志學。便登講席。吐納明辯。雖風望莫敢酬抗。初依廬山。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乃與僧叡。慧嚴。慧觀。等遊學長安。從羅什受業。關中僧徒咸仰神悟。嘗喟然嘆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鮮通圓義。若忘筌得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精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報。及頓悟成佛義。又著二諦論。佛性常有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並籠罩舊說。妙有淵旨。守文之徒。嫌疑競起。師又以法顯三藏所翻泥洹經本。先至六卷成文。經云。除一闡提。皆有佛性。師云。夫稟質二儀。皆有涅槃正因。闡提含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蓋是經來未盡耳。乃唱闡提之人。皆得成佛。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舊學僧黨。以為背經。遂顯大眾。擯而遣之。師正容誓曰。若我所說背經。當見身厲疾。若與實相不背。願舍壽之日。踞獅子座。遂拂衣而行。及後大經至。聖行品云。一闡提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於是諸師皆為媿服。師被擯南還。入虎丘山。聚石為徒。講涅槃至闡提處。則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群石皆為點頭。旬日學衆雲集。忽雷震青園佛殿。有龍升天。因改寺曰龍光。師於寺請劇賓律師。譯沙彌塞律。傳於世。既而辭衆。復投廬山。預蓮社。久之。還都。止青霞寺。宋文

帝大會沙門。親御地筵。食至良久。衆疑過中。帝曰。始可中耳。生乃曰。白日麗天。天始言中。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一衆從之。莫不嘆其機辯。時王弘范泰。顏延之。並把敬風猷。相從問道。元嘉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於廬山升座說法。將畢。衆見塵尾紛然墮地。隱几而化。宛若入定。諸師聞之。益信前誓有證。

宋僧道敬。琅琊王氏。祖暹之刺江州。遂從遠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經論。日記萬言。每歎戒律終身難全。願淨六根。但稟一戒。以為得度之要。遠公知其堅正。許之。篤志念佛。晝夜弗替。遠公歸寂。乃入若耶山。永初元年。謂衆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即端坐唱佛而化。衆見光明滿室。彌時方滅。春秋五十二。

晉劉程之。字仲思。號遺民。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妙善老莊。旁通百氏。少孤。事母以孝聞。自負其才。不干時俗。初解褐。為府參軍。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乃與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詮。畢穎之等。同來廬山。遠公謂曰。諸君之來。豈直忘淨土之遊乎。程之乃鏡石為誓文。以志

其事。遂於西林澗北。別立禪坊。養道安貧。精研玄理。兼持禁戒。宗張等咸嘆仰之。嘗貽書閔中。與什肇。揚確。經義著念佛三昧詩。以見專誦坐禪之意。始涉半載。即於定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色。居十五年。於正念佛中。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程之曰。安得如來為我摩頂。覆我以衣。俄而佛為摩頂。引袈裟以披之。他日念佛。又見入七寶池。蓮花青白。其水湛湛。有人項有圓光。胸出卍字。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程之飲水甘美。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乃自謂曰。吾淨土之緣至矣。復請僧轉法華經。近數百遍。後時廬阜諸僧畢集。程之對像焚香。再拜而祝曰。我以釋迦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此香先當供養。釋迦牟尼如來。次供阿彌陀佛。復次供妙法蓮華經。所以得生淨土。由此經功德。願令一切有情。俱生淨土。即與衆別。臥床上。面西。合手而化。

昔有婦人。甚事佛。其夫不信。婦白壻曰。人命無常。可修福德。壻無心懶惰。即復白壻。欲懸一鈴。安著戶上。君出入時。振鈴作聲。稱南無佛。壻曰。甚善。如是經久。其壻命終。獄卒以之擲鑊湯中。又振鑊作音聲。謂是鈴聲。稱南

無佛。獄官聞之。此人奉佛。放令出去。得生人中。

宋葛濟之。句容人。稚川後也。妻同郡紀氏。體貌閒雅。甚有婦德。濟之。世事仙學。紀氏亦同。而心樂佛法。常存誠念佛不替。元嘉十三年。方在機織。忽覺雲日開朗。空中清明。因投釋篋。仰望四表。見西方有如來真形。及寶蓋。幡幢。蔽映天漢。心獨喜曰。經說無量壽佛。即此者耶。便面佛作禮。濟之驚其如此。仍起就之。紀援濟手。指示佛所。濟之亦見半身。及諸幡蓋。俄而隱沒。於是雲日鮮彩。五色燭耀。鄉比親族亦睹見。兩三食頃。方稍除歇。自是村間多歸法者。

唐西京淨影寺釋善曹瀛州人也。善通經論。涅槃偏長。席談機悟。國中第一。行年七十有一。初患臨終。語門人曰。吾一生正信。存心於佛。理教無心。輕略。不慮淨土不生。即令拂拭房宇。燒香嚴待。病來多日。委卧不起。忽爾自坐合掌。語侍人曰。安置世尊。令坐。口云。世尊在此。汝等懺悔慙愧。如是良久。曰。世尊去矣。低身似送。因卧曰。向阿彌陀佛來。汝等不見耶。不久吾當去耳。語頃便卒。

宋沙門僧規者。武當寺僧也。時京兆張瑜于此院。常請僧規在家供養。永初元年十二月五日。無病忽暴死。二日而蘇。規自說云。五日夜五更中。聞門巷間。噍噍有聲。須臾見有五人。炳炬火。執信幡。徑來入屋。叱喝僧規。規因頓卧。恍然。五人便以赤繩縛將去。行至一山。都無草木。土色堅黑。有類石鐵。山側左右白骨填積。行數十里。至三歧路。有一人甚長壯。被鎧執仗。問曰。五人有幾人來。答曰。一人耳。五人又將規入一道中。俄至一城外。有屋數十。築壤為之。屋前有立木長十餘丈。上有鐵梁。形如桔槔。左右有匱貯土。土有品數。或有十斛。形亦如五升大者。有一人衣幘並赤。語規曰。汝生世時。作何福罪。依實說之。勿妄言也。規惶怖未答。赤衣人頽局吏云。可開簿檢其福罪也。有頃吏至。長木下提一匱。土懸鐵梁上。秤之。如覺低昂。吏謂規曰。此秤量罪福之秤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罰。俄有一人衣冠長者。謂規曰。汝沙門也。何不念佛。我聞悔過。可度八難。規於是。一心稱佛。衣冠人謂吏曰。可更為此人秤之。既是佛弟子。幸可度脫。吏乃復上匱秤之。秤乃正平。既而將規至監官前。辯之。監執筆觀簿。遲良久。又有一人朱

衣玄冠佩印綬執玉板來曰。筭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收錄去。頃更見反縛向五人來。監官曰。殺鬼何以誤將人來。乃鞭之。少頃有使者稱天帝喚道人來。既至帝宮。經見踐歷路皆金寶。精光晃昱。不得凝視。帝左右朱衣寶冠飾以花珠。帝曰。汝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為小鬼誤。捉捕也。規稽首諸佛祈恩請福。帝曰。汝命未盡。今當還生。宜勤精進。勿屢遊白衣家。殺鬼取人。亦有錯誤如汝比也。規曰。凡人罪業當以何方而濟免之。帝曰。廣設福業。取為善也。若不辦。爾可作八關齋。生免患禍。死離地獄。亦其次也。語畢。遣規去。行還未久。見一精舍。大有沙門。見武當寺主白法師弟子慧進。皆在焉。居守宏整。資待自然。規請欲居之。有一沙門曰。此是福地。非君所得處也。使者將規還至瑜家而去。

隋江都安樂寺釋慧海。俗姓張氏。清河武城人也。善閑經論。然以淨土念佛為業。專精致感。忽有齊州僧道詮。資無量壽像來。云是天竺鷄頭摩寺五通菩薩。乘空往彼安樂世界。圖寫儀容。既冥會。素情深懷。禮懺乃睹神光。炤爍慶所希幸。於是模寫懇苦。頭生彼土。沒齒為念。微患。至夜忽起。依

常面西禮竟。跏趺至曉方逝。儼然如生。

唐釋智欽。專習禪業。又禮念一萬五千佛名一百遍。後於鄭州阿育王塔所燒一臂。頭生淨土。弟子僧護。夜半見庭前光照異常。因問何人秉炬。凡三問。空中聲云。來迎欽禪師耳。護急推窻觀之。即見佛身光明。旛華寶蓋騰空而下。欽應時飛去。

唐韋臯鎮蜀。嘗訓鸚鵡念佛。鸚鵡斃。以桑門故事。閣維之。得舍利。臯為記。略曰。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毛羽。必有感清。英純粹者矣。或炳耀離火。或稟竒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卓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五百賈客。往詣他邦。販賣求利。涉路進引。到曠野中。迷失徑路。靡知所趨。值天暑熱。渴之欲死。各各跪拜諸天神等。以求福佑。皆無有感。時諸商中有一優婆塞。白眾人等。如來世尊。常以大悲。晝夜六時。觀察眾生。誰受苦厄。而往拔濟。我等今者。咸共至心。稱南無佛陀。以救苦厄。時諸商客。聞是語已。各各同聲。稱南無佛陀。

願見救濟此諸渴熱於時如來遙聞衆客稱佛名號與天帝釋尋往到彼諸賈客所降大甘雨熱渴得除各懷歡喜達到本國。

唐鎮江郇彪夢至一官府有一官人問曰汝知汝未及第因否對云不知令引彪去看見一大鑊煮蛤蜊見彪乃作人聲呼彪姓名彪遂念阿彌陀佛號方念一聲蛤蜊皆變作黃雀飛去彪後果及第至安撫使以此見殺生阻人前程不可不戒又見佛力廣大不可不敬信。

宋吉安王氏女日誦彌陀觀音金剛諸經念佛求度母病亡既斂惡血滴流女發誓曰若我孝心真實願臭氣不生言訖流血即止以舌舐漏處絕無穢氣父娶後室與同修淨業女得疾請僧說淨土觀法忽索衣吉祥而卧手攬觀音手中幡寐然不動繼母節灰於室以驗受生見灰中印出蓮花數朵。

宋慧才法師號廣慈晚居雷峰塔課佛不輟忽夢入一處若宮室者人告之曰淨土中品是汝所生復見一殿勝麗殊絕人曰上品之生以待淨慈本禪師也才臨終果書偈高西趺坐而化。

宋有基法師學于寶雲住太平興國寺精意念佛一日示疾為弟子廣談玄旨衆忽見西方現光空中奏樂師曰阿彌陀佛與二大士親至于此即右脇西向而化門人夢阿彌陀佛授記為超壯如來或夢師坐青蓮花執如意對佛說法者法智嘆曰卧病談玄臨終見佛是可敬也。

宋若愚法師居雲川仙潭學于辯才歸覺海建無量壽閣勸道俗四季開會念佛凡三十年將順世夢神人告曰汝同學則童得普賢行願三昧已生淨土彼正待汝師乃沐浴更衣命衆誦十六觀經畢端坐默然忽云淨土現前吾當行矣遽書偈而化偈云本是無家可得歸雲邊有路許誰知溪光搖落西山月正是仙潭夢斷時又於半月前書一頌云空裏千華羅網夢中七寶蓮池踏得西歸路穩更無一點狐疑。

宋守真法師永興人講起信論法界觀常於中夜輪結無量壽佛往生秘密印至天將曉自覺身登淨土舉目見佛自俯伏像前念曰四十八願能度我者乃持香華入殿供養就坐而化。

宋晤恩法師姑蘇人住慈光講法華諸經後於井中見白光出乃絕食念

佛。越三日。見梵僧捧鑪三繞之。曰。吾灌頂也。以汝所修同我之志。故從淨土來迎。次日。恩升座。說止觀指歸。即座面西而化。眾聞空中絲竹之音。依稀西去。

宋。知禮法師。號法智。居南湖。述妙宗鈔。釋天台觀經疏。大彰觀心觀佛之旨。曾於每歲二月望日。建念佛施戒會。動逾萬人。又撰融心解。明一心三觀。顯四淨土之義。後於歲旦。建光明懺。至五日。召大眾說法。驟稱佛號。數百聲。奄然坐逝。

唐。法順法師。杜氏。每遊歷郡國。勸念阿彌陀佛。著五悔文。讚詠淨土。弟子至五臺。見老人謂曰。文殊今住終南山。杜順和尚是也。歸則順亡。

唐。懷感法師。居長安千福寺。念佛三年。見佛金色玉毫。得入三昧。乃製決疑論七卷。臨終見佛來迎。合掌而化。

唐。德美法師。於會昌寺西院。造懺悔堂。行般舟。一夏不坐。或止口過。三年不言。或行不輟。通禮七眾。或節衣食。四分除二。或去世想。專念西方。口誦彌陀。終於命盡。後於一時。入室稱佛。倏然而化。

宋。思義法師。號淨慧。住靈山二十三年。退居草堂。一日別眾而逝。眾念誦久之。忽復省曰。適隨觀音大士行。見金色沙門。長身垂臂。謂我曰。汝報緣未盡。過七日當遣迎。至期。跌坐而化。瘞龕之日。有赤雲垂布。向西而沒。五代。志通法師。遊天台。見智者淨土儀。欣然會心。嘗至招手岩。因陳大願。阿彌陀佛四十八願。誦已。投身岩下。若有神人捧之于樹。乃復正心。登岩曰。餘生可厭。大願已發。惟願海眾菩薩。同相接引。再投而下。適在蒙茸草上。久之復蘇。寺眾昇相現前。乃起禮佛。跌坐而化。

唐。善道法師。臨淄人。入大嶽。信手探卷。得觀無量壽佛經。乃專心念佛。以修十六妙觀。及往廬山。觀遠公遺蹟。豁然增思。後遁跡終南。修般舟三昧。數載。睹寶閣瑤池。宛然在目。復往晉陽。從綽禪師。授無量壽經。入定七日。綽請觀所生處。道報曰。師當懺悔三罪。方可往生。師嘗安佛像在簷牖下。自處深房。此一罪也。當於佛前懺。又嘗役使出家人。此二罪也。當於四方僧前懺。又因造屋多損虫命。此三罪也。當於一切眾生前懺。綽靜思往咎。洗心悔謝。久之。道因定出。謂綽曰。師罪滅矣。後有白光來照之時。是往生。

相也。道行化京師。歸者如市。忽微疾。即掩室。怡然念佛而逝。異香天樂。向西而隱。

唐寶相法師。居長安。六時禮懺者三十年。夜誦彌陀經七遍。佛號六萬聲。後忽見佛。大士衆自西來迎。囑諸徒曰。念佛為業。西方相待。遂坐而化。

晉僧濟法師。入廬山。問道精悟深要。遠公歎曰。紹隆大法。其在汝乎。及在疾。遠公以燭遺之曰。汝可焉。此建心安養。師執燭。停想念佛。延僧諷淨土經。至五更。以燭授弟子元弼。隨僧行道。頃之。夢自秉一燭。浮空而行。見阿彌陀佛。接至於掌。徧事諸佛。須臾而覺。喜曰。吾以一夕觀念。便蒙接引。明日復於空中見佛菩薩。謂弼曰。佛來也。即舉首西顧。一息而終。時方炎歊。

體三日不變。異香郁然。

晉慧恭法師。豫章豐城人。與僧光慧。堪慧。蘭同志為學。光等學力不逮恭。而於淨土繫想。則過之。蘭謂恭曰。君雖力學博聞。豈不知經云。如聾奏音樂。悅彼不自聞。恭曰。學不可已。孰能未死昧昧如癡哉。後七年。蘭等先逝。去時並有奇應。又五年。恭病且篤。曰。大道沿洄。何時可止。死生去來。吾何

歸哉。於是叩頭雨泣。誓心安養。念不少間。忽見無量壽佛。以金臺前迎。恭乘其上。見蘭等於臺上光明中。而告之曰。長老受生。已居上品。吾等不勝慰喜。但恨五濁淹延。相依之晚耳。恭於是日告衆。欣然奮迅而滅。時義熙十一年也。

唐僧藏法師。西河人。夏月在草間。餒蚊念阿彌陀佛二十許年。飲食行坐。志在安養。忽於病中。見化佛光照其身。次日謂侍者曰。吾適瞑目。正在淨土。諸上善人。散花召我。乃整衣西向而終。

唐神皓法師。於吳郡結道俗為西方社。有不能遺塵累者。引退之時。以為旃檀林中。常木自枯。後示疾。謂弟子曰。淨土聖相已現。吾今夕必往生。乃澡身易衣。端坐而化。香氣滿空。

宋法因法師。住四明。廣壽三十年。冥心淨業。偶在疾。集衆諷觀經。稱佛號者三。夕謂門人曰。吾將行矣。或請留偈。為之書曰。我與彌陀本無二。二與不二。並皆離。我今如此見彌陀。感應道交難思議。挺身端坐。結印而逝。宋子然法師。號智涌。住白蓮二十四年。夢兩龍戲空中。一化為神人。袖出

書曰師七日當行。既寤集衆說法。大書曰。因念佛力得生樂國。凡汝諸人。可不自勉。即沐浴更衣。集衆念阿彌陀經。至西方世界。倏然而化。能仁詩行人皆聞天樂之音。祥光上燭天表。

宋智仙法師。號真教。住白蓮講道十三年。西向十念。歷十二時未嘗廢。一夕微疾。請觀堂行人誦彌陀經。卷未終而坐脫。能仁行人皆聞衆樂和鳴。黎明師始亡。

晉慧慶法師。晉末居廬山。見遠公德業之盛。嘆曰。吾人也。彼人也。乃之山陰嘉祥寺。聚徒講經。謂衆曰。願乘講道用奉彌陀。後五年。知時已至。乃曰。華開見佛。即其時矣。其夕有尼淨嚴。假寐之頃。見觀音勢至與百千衆從空而下。嚴問大士何所之。曰。嘉祥迎慶公耳。慶亦預感勝相。以告弟子。奄然長往。異香經旬不散。

宋曇鑑法師。居江陵定中。感佛以水灑面。曰。滌汝塵垢。清汝心念。一夕念佛步廊。及旦跌坐而化。同時江陵道海。淮南曇泓。東轅道廣。弘農道光。臨終皆見金臺來迎之相。

宋曇泓法師。南適交趾。誦觀經不記數。於山崦聚薪焚身。舍利數百。人見泓身金色。乘金鹿向西去。

隋釋道喻。居開覺寺。念阿彌陀佛。日夜不廢。造其像僅三寸。後於定中見佛。謂曰。汝造我像何小。喻曰。心大即大。心小即小。言訖。見像身徧滿虛空。告曰。汝且回本國。香湯沐浴。明星出時。我來迎汝。至時感化佛來迎。光明滿室。遂坐而化。

隋釋壽洪。汾陽人。常念佛。欲往生西方。將亡。見兜率華云天童子來迎。師曰。我心期西往。不生天上。即令衆念佛。遽云。佛從西來矣。言訖而化。

唐釋善胃。博野人。勤篤淨業。常見佛大士像。放光照身。一夕疾中倏起。合掌祝曰。佛以四十八願攝我有情。必冀此時。如佛本願。已而告衆曰。佛光照我所願無失。言訖而亡。

唐釋法祥。住揚都大興國寺。三十年。修安養之業。凡有饒益。必用回向。因在疾。弟子聞師稱佛聲甚厲。又見房西壁有光。若鏡現淨土境相。頻加鼓翼。祥倏然而化。

唐釋明瞻。晚歲克志安養。或譏其遲莫。瞻曰。十念功成。猶得見佛。吾何慮焉。後因疾。於興善寺具齋。別道俗。時僕射房玄齡。杜如晦。皆會焉。日過午。整威儀念佛。遽曰。佛來矣。二大士亦至。竦身合掌而化。

唐釋道綽。入壁谷玄中寺。曇鸞之舊居也。專志念佛。日以七萬遍為度。勸并汾人念佛。或以豆記所度者。及萬斛。四月八日。集道俗為如來生朝慶會。俄見鸞空中乘七寶船。謂綽曰。汝淨土堂宇已成。眾復見化佛菩薩飄飄在空中。皆欣仰嘆異。同志道撫者。每相見必指淨土為會。綽亡三日。撫聞之曰。吾嘗期先行。今乃在後。吾加一息之功。見佛可追矣。即於像前叩頭陳露。退就其座而化。

唐釋智琰。居武丘。集僧俗修淨業觀想。每月一集。五百餘人。後於病中見梵僧手執寶瓶。前謂之曰。吾無邊光也。卻後淨土所稱功德寶王。乃我爾。琰與寺眾論曰。無邊光勢至大士。功德寶王。其成佛之號也。我其西歸乎。其夕竟亡。

唐釋神素。居蒲州。講阿毗曇。華云無此法成實論。願早登安養。後病中令弟子

讀觀經。靜坐而聽。既畢。唱佛大士號。始終數番。至中夜安坐而化。

隋灌頂。章安人。日以念佛為事。臨終示寂。室有異香。因誡誨弟子。畢。忽起合掌。稱阿彌陀佛。二大士名。奄然而化。

唐釋辯才。襄陽人。潛自念佛。以修淨土之業。二十年未嘗說。獨與護戒任公善。謂之曰。才必生淨土。期在十年後。一日令弟子報任公曰。向所期已及矣。任公及門。才曰。吾其去矣。趺坐而化。眾聞仙樂西來。異香散滿。

唐釋惟岍。并州人。常以念佛修十六觀門。曾因出觀。見觀音勢至現於空中。岍頂禮。雨淚曰。幸由肉眼得睹聖容。所恨世無傳焉。倏有二人稱善畫聖相。既就。人亦俱失。乃謂弟子曰。吾西行其時也。有從我者乎。一小童曰。惟師之命。即往白父母。歸寺沐浴。至像前。跏坐而化。岍撫其背曰。汝何先吾而行。即令弟子助聲念佛。仰日西顧。寂然而逝。

唐釋法持。江寧人。見黃梅忍禪師悟心要。繼牛頭祖位。嘗專心淨土。日念阿彌陀佛。俯仰不違。將終。戒弟子露骸松下。令禽獸食我血肉。起淨土因。弟子如其旨。見神幡數十。西來繞山。幡出異光。以燭其室。

唐釋慧日。汎舶南海。至天竺諸國。訪善知識。問何國何方。有樂無苦。何法何行。速得見佛。天竺三藏皆讚淨土。日聞喜躍。至健陀羅國。山有觀音像。祈請者或見身。日絕食七日。畢命為請。七日六夜。觀音於空中現紫金相。長丈餘。手摩日頂。曰。汝欲傳法利人。又願生極樂園。當如汝志。開元七年。東歸長安。進佛真容。梵夾。帝旌其德。賜號慈愍三藏。日以念佛著淨土文。行於世。天寶七年。將終。見蓮華在前。狀如車輪。

唐僧衍并州人。初念慈氏。期生內院。年九十。遇綽禪師。聞淨土之法。始回心焉。早暮禮佛千拜。念佛萬聲。三年有疾。謂弟子曰。阿彌陀佛。授我香衣。觀音勢至。示我寶手。吾其去矣。既終。七日異香不散。時啟芳圓果。二師目擊斯事。乃於悟真寺觀音像前。折楊枝置像手。誓曰。芳等若於淨土有緣。當使七日不萎。至期枝益茂。芳果慶林。晝夜觀念不捨。數月。忽覺臨七寶池。入大寶帳。見佛及二大士。坐寶華。其光明輝映。芳果前作禮。佛告之曰。汝念我名。皆生我國。人見寶幡珠網。有梵僧御寶車來。謂曰。吾法藏也。故來迎汝。芳果忽覺乘車前邁。文聞釋迦佛文殊菩薩。以梵音聲稱讚淨土。

寶殿之中。有寶階三道。第一道純是白衣。第二道僧俗相半。第三道惟是佛輩。佛指謂芳曰。此皆閻浮提念佛之人。得生此土也。後五日。二人無病。忽聞鐘聲。芳果曰。鐘聲我輩事也。當時俱即化去。

唐釋懷玉。丹丘人。觀想淨土。將四十年。日課佛名五萬。誦淨土諸經通三百萬。一日見西方衆聖。有擎銀臺而至。師曰。如我本望。必得金臺。言發而臺隱。師彌加精苦。三七日後。向人復來。曰。法師已得上品生。忽異光照室。越三日。書偈曰。清淨皎潔無塵垢。蓮花化生為父母。我經十劫修道來。出世閻浮厭衆苦。一生苦行超十劫。永離娑婆歸淨土。弟子見佛菩薩共御金臺西下。迎玉而去。

宋楊傑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感佛來迎。

宋四明孫氏。寘居齋戒。禮誦念佛。三十年不懈。手製衣衾。鞋屐施僧。不記其數。一日微恙。見異人立床前。祝曰。宜勤精進。又夢八僧繞行懺宮。身挂繖衣。隨僧行道。遂沐浴淨衣。請僧行懺。於大眾前端坐誦經。至一心不亂。左手結印。奄然而化。遠近皆聞空中奏樂。

宋唐世良會稽人持戒茹素念佛禮拜年老疾病猶不就枕誦彌陀經十萬過謂家人云佛來接我言訖作禮即便坐逝利行人時在道味山夜夢西方異光旛華天樂空中聲云唐世良已歸淨土。

宋陸偉錢塘人為州都掾中年厭世一心念佛率眾結法華華嚴二社各百許人其法各人在家誦經一卷月終就寺讀誦終日而散如是二十年遂成大會嘗手書法華華嚴楞嚴圓覺金剛金光明等經晚年子孫彫落更無餘累忽一日易衣端坐念佛而化。

宋李彥通家會稽為鍛師因開元繫念往預其會忽悟世無常歸心淨業一朝得疾遽云我遊行淨土見二門扁額甚固逡巡之際見利行人開門引入見蓮華樓閣佛菩薩眾遂請諦經道果三行人至卧榻前說法策導舉家念佛西向坐逝。

宋陸俊家錢塘少事公門久之棄去以淨土為業預西湖繫念會每對佛懺悔必至垂淚道友相見說淨業因緣纔十餘句便悲咽感嘆惟恐此生之不度三昧之不成往生之未諧我佛之未見也臨終得病請圓淨律師說淨土法門諷觀經至上品淨曰此時好去俊曰眾聖未齊且待少時即起就竹床面西端坐頃刻化去。

宋馮珉上虞人少事遊獵有巨蛇為鄉民害珉持槊往刺之見蛇在岩下與黃特相持珉推巨石壓之蛇竟死後每思之慮蛇為怨對乃求佛解釋投志西方修懺念佛如是十載一夕請同修社人相助諷彌陀經念佛號次誦普賢懺偈願往生偈即端坐合掌而終。

宋徐六公嘉興農夫也翁婆蔬食設像繫念如是四十年屢夢遊淨土預作一龕臨行之日易布衣草屨入龕端坐頃之即曰佛來迎我即化去。隋文帝皇后心敬大乘常持佛號臨終之夕異香滿宮時屋大明與后最愛每念佛時先著淨衣口含沉香忽眾聞沉香氣滿室異常頃之有光明如雲來迎向西而去。

宋智定國號省齋常念佛讀淨土諸經結西歸社以勸人嘉泰初於小江慧光淨土院結石塔於池心為鄉民火焚歲骨之所印施念佛圖月三。集僧俗就淨土院諷觀經念佛以為常嘉定四年夢青童告曰佛令召君。

三日當生彼國。至日沐浴更衣。端坐念佛而化。

元鄭氏淨安。家錢塘。念佛誦經。日無虛度。得疾禱之于佛。聞空中聲云。汝行有期。無得自怠。又見佛身金色。即奮身起。面西端坐。令男僧義修。誦阿彌陀經。倏然而化。其女夢母報曰。吾已得生淨土。可說修師令知。

昔梅汝能。常熟人。仕至縣令。嘗有志淨業。忽夢僧授紙百幅。鑿破為二八字。以問東靈照師。師曰。二八十六也。豈十六觀經之謂乎。適一僧以經與之。忽不見。自是誦經念佛。取名為徃生。以見志。因邑中破山道生師。造丈六彌陀像。汝能施財百萬。為之粧飾。設齋慶懺。殿前池中。生雙頭白蓮一朶。其花百葉。當年冬。汝能無疾而終。

宋蔡氏縣君。居武林。早年孀居。持經念佛。每旦禮像。逾二十年。忽見金蓮華現空中。遽索平時修行果目卷。而懷之。安坐而逝。

宋梅福松江人。誦經持戒。繫念淨土。臨終預知。即絕食飲水。念勢至菩薩。至七日。澡浴更衣。端坐告衆曰。勢至菩薩。今來迎我。即坐化去。

宋嘉禾鍾婆。日誦彌陀經十卷餘。念佛二十年。為常課。一日語其子曰。見大白蓮華無數。一婦人端正好衣。立我前。又衆聖在此。何以供養。子云不見。遂無語。端坐聳身而化。

宋上虞胡長婆李氏。夫喪後。日夜高聲念佛。及誦彌陀經。凡十餘年。一旦有僧覆以緋蓋。告之曰。汝今月十五日。夜子時去。問師何人。答曰。我是汝念者。婆遂會別諸親。至時果有異香光明。即端坐而逝。七日火化。齒如雪玉。舌如紅蓮。睛如蒲萄。皆精堅不壞。舍利不可以數。次日焚處。生一花。如白鷲粟然。

宋錢塘盛氏。日課觀音經。念佛不輟。一日病中浴畢。面西問家人云。聞磬聲乎。淨土衆聖且至。已而合掌喜躍曰。佛菩薩已至。觀音手執金臺。如來接我登座。即奄然而化。

宋元祐間。長沙郡人。養一鸚鵡。俗呼八八者。偶見僧念阿彌陀佛。即隨口稱念。旦暮不絕。因以與僧。久之。鳥亡。僧具棺以葬之。俄口中生蓮花一枝。人為頌曰。有一靈禽八八兒。解隨僧口念阿彌。死埋平地。蓮花發我輩。為人豈不知。

隋釋慧雲大業時居江都安樂寺。專心淨業。得齊州道詮所遺無量壽佛像。殷勤禮懺。像忽放光。自是懇求往生愈切。一日面西趺坐。念佛而化。宋天台黃岩正等寺觀師。畜一鸚鵡。常隨人念佛。後則常念阿彌陀佛。不待教導。一日立死籠中。乃穴土而葬之。舌端生紫色蓮花。大智律師為之頌曰。立亡籠閉。渾閑事。化紫蓮花也。大奇。

唐相州寒陵山寺釋道昂。魏郡人也。履信標宗。風神清徹。獨懷異操。高尚世表。慧解夙成。殆非開悟。結志西方。願生安養。後知命極。預告有緣。至八月初。當來取別。期月既臨。一無所患。問齋時至未。景次昆吾。即陞高座。身含奇相。鑪發異香。援引四衆。受菩薩戒。詞理切要。聽者慙心。于時七衆圍繞。食承遺味。昂舉目高視。乃見天衆繽紛。絃管繁雜。告於衆曰。梵率陀天。音樂下迎。昂曰。大道乃是生死根本。由來非願。常祈心淨土。何此誠不遂意耶。言訖。便睹天樂上騰。須臾遠滅。便見西方香花伎樂充塞。如團雲飛涌而來。旋環頂上。舉衆皆見。昂曰。大衆好住。今西方靈相來迎。事須親往。言訖。但見香爐墜手。便於高座而終。卒於報應寺。春秋六十有九。即貞觀

十年八月內也。道俗崩動。觀者如山。接捧將殯。殮足下有普光堂等文字。生焉。還送寒陵山鑿窟處之。經春不壞。坐固如初。又登講之夜。時屬陰暗。素無燈燭。昂舉掌高示。便發異光。朗照堂宇。大衆睹瑞。怪所從來。昂曰。此光手中恒有。何所怪乎。自非道會靈章。行符明聖者。何能現斯嘉應哉。宋樓氏慧靖。四明將帥樓壽之孫。適寺簿周元卿。嘗披味傳燈。發明見地。尤以淨業為真修。晚年被疾。忽見蓮臺紫色。化佛無數。異香滿室。以語家人。亟令念佛。頃刻而化。

宋馮氏少師珣之女。承宣使陳思恭之妻。少多病。從慈受深禪師受教持齋念佛逾十年。益精進。謂族黨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支那梵語。錫中國。日支。那。華。言。緣盡。行即西歸。一夕。語侍者曰。吾神遊淨土。獲禮三聖。夫聞其語。即相陪念佛。右脇安臥而逝。三日之間。妙香芬馥。

宋錢塘陳氏媪。從靈芝受菩薩戒。專心念佛。日課千拜。嘗有舍利散經案上。臨終。見化佛來迎。顧旁人語未及半。已凝然不動矣。

宋西明黃氏。早喪夫。歸父舍。修淨業。臨終念佛。結印。履地徐行。儼然立化。

家人節灰於地以驗生處見蓮花一朶生灰中。

宋釋慧明號晦菴學于慧光僧錄晚依菁山常照寺與至叶修淨業日課法華楞嚴圓覺持彌陀聖號以萬數慶元己未春示寂謂弟子曰吾學大乘求生淨土今遂願矣乃累足坐逝衆聞天樂西來徘徊頂上茶毗華言焚燒之餘五色舍利不可以計。

宋周氏妙聰周元卿之女每感母氏華臺往生之瑞嘗誦經念佛願生安養病中請僧行懺自見其身著新淨衣在樓閣上作禮念佛謂家人曰汝輩當勤修淨業吾當於淨土待汝即右脇吉祥向西而亡。

宋居法藏居金陵勤志念佛夜間見佛菩薩來光明照寺奄然遷化。

唐居淨真居長安積善寺衲衣乞食誦金剛經十萬遍專志念佛語弟子曰五月內十度見佛兩度見淨土寶蓮花上童子遊戲吾已得上品生言訖跏趺而化祥光滿寺。

唐居悟性居廬山念佛願求往生忽聞空中音樂謂左右曰我已得中品生見同志念佛精進者皆有蓮花生寶池中以待其生言畢而逝。

宋居能奉錢塘人專修淨業常夢佛光照身及聞天人善言開發一日無疾告其徒曰吾往生時至少頃聞奉誦佛敝厲奔往視之則合掌面西坐逝矣異香滿室樂音西邁。

宋王古儀真人官禮部侍郎與晦堂楊岐為禪侶嘗作直指淨土決疑集楊傑為序又增補往生淨土傳皆行於世平時志在往生西方臨終無所苦惟念佛不輟忽滿室光明端坐而化有人夢古乘蓮花西去者。

宋江公望釣臺人官司諫少年登科蔬食清修述菩提文念佛方便文以勸道俗有子早亡託夢舅氏曰欲稟大人乞就天寧寺看寶積經庶得生善處大人修行功業已成冥府有金字牌云嚴州江公望身居言責志慕苦空躬事熏修心無愛染動靜不忘於佛法言談罔失於宗風名預脫於閻浮身必歸於淨土宣和末知廣德軍一旦無疾面西端坐而化。

秦畢覽東平人少奉法隨慕容垂北征沒虜中單馬逃竄虜追騎將及覽至心誦念觀世音名既得免脫入山迷惑失道又專心持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安然至家。

宋越大善寺童行常隨師善輝念佛禮拜。一夕夢婦人持數珠賣。童曰。欲得一串。恨無錢買。婦曰。我當與汝。汝可開口。即以數珠投口中。童以告師。輝曰。此是大勢至菩薩授汝念佛三昧也。過數日。童見二大士持華座與之。曰。七日當乘此來生淨土。童逢人即說。我七日當往生也。至期忽自唱曰。菩薩來矣。即座而化。

宋倪道者。仁和人。棄家作道者。建小巷。專意念佛。欲焚身代一切受苦衆生。供養諸佛。久之。有朱藤三窠生。卧榻前。謂衆曰。此藤若焦。我當西去。臨終。半月集衆念佛。至于萬人。焚身前一夕。其地忽有光明金色。高半尺許。以手掬之。隨浮掌上。又謂衆曰。我焚身時。必有紫雲青雲從東北過西南。是我往生之相。乃四面發炷。端坐其中。果有二色雲瑞。

宋葛繁。澄江人。少登科第。官至朝散。凡官居私舍。必飾淨室。安設佛像。每入室禮誦。舍利從空而下。普勸道俗。同修淨業。皆服其化。有僧定中遊淨土。見繁。後繁無疾。面西端坐而化。

宋資州何慈。妻范氏。虞彬甫表姊也。好念佛經。至誠精一。早夜不廢。一日

家中烹魚。已剝腹。見脂裹一物。極堅韌。剖之。乃二佛頭也。其家斷木為全體。一家尊禮供養。

宋釋智應。居上虞化度寺。初徧參宗門。晚節一意西方。慶元改元秋八月。書偈別衆曰。我夢中見阿彌陀佛。大衆圍繞而說法。云諸上善人。當須專修淨業。來生我國。說已。即隱。我既見相。往生必矣。即向西作印坐。逝。

宋李秉紹。興中官也。領御藥院。初學禪于淨慈。輝自得。有省。數晚閱龍舒淨土文。日課佛號。與其子閣長元美。殿長林師文等數十人。結淨業會于傳法寺。父之感疾。忽見彌陀佛。以金圓光戴其首。越七日。又見金華滿房。乃囑付親眷。書偈端坐。結印而終。

宋閻邦榮。池州人。因僧勸修西方。持決定往生呪。每旦向西。一誦千遍。或率衆同持。如是二十年。紹熙元年春。偶聞異香。連日不消。家人夜夢二青衣侍立。邦榮之側。其子又夢彌陀放光。徧照堂宇。悉作金色。數日。面西趺坐。課佛。忽起曰。我去矣。行數步。奇手結印。微笑。立化。

宋汾陽約山翁。婆母日嗟歎。世間無常。無一可樂。月晦必請僧二。負永夜

念佛翌日設齋。婆手自營辦。臨終之夕。咸見佛光入室。寶蓋覆於庭上。婆遂遷化。

宋周行婆家太平州。蚤年念佛精專。一夕胡跪念佛泊然而化。鄰人見數僧自婆家出。引婆騰空而去。

宋釋智深。號慈行。學于海月。歸嘉禾。開長堂供二十年。專志念佛。常以淨業化人。得往生顯驗者甚衆。一日示疾。客至問安。談論如常。時客方出門。師即遷化。人見紫雲向西而沒。

宋釋有嚴。受業天台。靈鷲鳥依神照傳教。晚居檀菴。專事念佛。作懷安養。故鄉詩四篇。為時所傳。居山十年。夢池中大蓮花。天樂四列。乃作餞歸淨土詩。後七日。跣趺而化。塔上有光如月。三夕乃隱。

宋釋宗利。受業會稽天華。修法華懺三載。夢亡母謝曰。荷汝懺功。已生善道。期滿見普賢從空而過。復謁大智律師。增受戒法。忽夢律師吐白珠令吞之。嘗神遊淨土。見寶池蓮花行樹之相。尋詣新城碧沼。脩念佛三昧者十年。後入道味山築菴。名一相。越十五年。謂弟子曰。吾見碧蓮花徧滿空。

中。三日復曰。佛來矣。即書偈曰。吾年九十頭雪白。世上應無百年客。一相道人歸去來。金臺坐斷乾坤窄。奄然而化。

宋釋齊玉。號慧覺。初於雲川寶藏建立淨土會。念佛者如蟻之衆。後住上竺。夜半頂彌陀像行道念佛。一日謂首座曰。牀前多寶塔現。非吾願也。所欲見則阿彌陀佛也。可為我集僧念佛。首座鳴鐘。繫念將百餘人。頃之曰。今已見佛。即瞑目端坐而逝。

宋釋仲閔。三衢人。篤意念佛。受業祥符。著教義憲章集。一日升獅子座。見銀臺西方而來。師曰。吾一生解第一義。誓取金臺。今乃若此。即座而化。

宋釋瑩珂。受業雲川瑤山。徧參教席。禪門後歸受業。酒炙無所擇。竊念戒業有缺。恐從流轉。令同住取戒珠。師所編淨土往生傳。對床讀之。凡讀一傳。為一首肯。既而擇一室。面西設禪椅。不食。念佛三日。夢佛大士謂之曰。汝尚有壽十年。且當自勉。珂白佛曰。設有百年。閻浮濁惡。易失正命。所願早升安養。承事衆聖。佛曰。汝志若此。後三日當來迎。至期令衆誦彌陀經。師曰。佛大衆皆至矣。遂寂然而化。

宋宗本初參天衣懷禪師。念佛有契悟。後住淨慈。奉詔入住東京慧林。召對延和殿。密修淨土之業。臨終安坐而逝。雷峰才法師神遊淨土。見一殿。殊麗。人曰。以待淨慈本禪師。又資福曦師至慧林。禮足施金而去。人詰之。答曰。吾定中見金蓮花。人言以俟慧林本禪師。又小蓮花無數。稱是以待受度人。或有羨者。云是退墮之人也。

宋釋善本。試華嚴經得度。自淨慈詔住法雲。賜號大通。後歸杭州象塢。專修淨業。有時定中見方丈彌陀佛。示金色身。一日告門人曰。止有三日在。至期趺坐。念佛面西而化。

宋釋元照。住靈芝。弘律學。尤屬意淨業。不輟念佛。一日會弟子諷觀經。及晉賢行願品。跏趺而化。西湖漁人皆聞空中樂聲。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幹。俗姓李氏。金城狄道人。志節恭勤。常時念佛。依華嚴經。作蓮花藏世界海觀。及作彌勒天宮觀。至開皇十七年。遇疾暴悶。唯心不冷。未敢藏殯。後醒。述云。初見兩人手把文書。戶前而立。曰。官須見師。俛仰之間。乃與俱往。狀如乘空。足無所涉。到一大園。七寶樹林。端

嚴如畫。二人送達。便辭而退。幹獨入園。東西極目。但見林地山池。無非珍寶。焜煌亂目。不得正視。樹下花座。或有人坐。或無坐者。忽聞人喚云。靈幹。汝來此耶。尋聲就之。乃慧遠法師也。禮訊問曰。此為何所。答曰。是兜率陀天。吾與僧休同生於此。次吾南坐上者。是休法師也。遠與休形。並非本身。頂戴天冠。衣以朱紫。光偉絕世。又謂幹曰。汝與我諸弟子。後皆生此矣。因得覺悟。重增故業。端然觀行。絕交人物。至大業三年。禪定初成。勅召為道場上座。僧徒一盛。匡救有序。至於八年。於本房內。所患漸重。將終。自睛上視。不與人對。久之。乃垂頰如常日。沙門童真問疾。因見是相。幹謂童真曰。向見青衣童子二人來召。相逐而去。至兜率天城外。未及入宮。若翹足舉望。則見城中寶樹花蓋。若平立即無所見也。傍視疾者曰。向舉目者。是其相矣。真曰。若即住彼。大遂本願。幹曰。天樂非久。終墜輪迴。華嚴藏海。是所圖也。不文氣絕。須臾復蘇。童真問何所見。幹曰。見大水遍滿。華如車輪。幹坐其上。所願足矣。尋便卒。

宋釋了義。號木訥。鍾離少師之曾孫。十五舉進士。過金陵。見保寧瑛公。聞

法開悟。即從剝落。隨所至處。稱曰昨夢。念念西方。未嘗間斷。祥公赴黃蘗。挽其偕行。一夕祥夢師來別。云西歸矣。復見佛菩薩。授以金臺。越三日。炷香宴坐。念佛含咲而化。嘗詣五臺。忽覺隨衆菩薩。後行道。有紫綬金章。二人從其後。師詰其名。一僧引至殿旁。觀玉牌金書。王古葛繁二名字。唐乾符中。有僧怕以課誦念佛號為事。未嘗暫廢。因下峽。泊舟白帝城。夜深群動已息。持念之際。忽覺有腥穢之氣。見水面有一人。漸逼船來。僧問之曰。某非人也。姓許名道坤。唐初為夔牧。以貪殘暴虐。受業報。在灩澦堆為龍王之子。于今二百四十年。適聞師持課。大有利益。故來遜謝耳。僧問曰。峽路險惡。多覆溺之患。盍勸諸龍而禁戒之可乎。曰。此類皆業所作。非常力能制也。僧甚異之。將復問。忽亡所在。

宋釋慧亨。居武林。延壽號清照。依靈芝習律。專修淨業。殆六十年。每接對賓朋。必以念佛為勸。建寶閣立三聖像。最稱殊特。貴官江自任。每敬師。忽夢寶座從空而下。云是清照律師當升此座。社友孫居士報師乍違。即在家作印而化。師往炷香。迴謂其徒曰。孫君已往。吾亦當行。即請衆念佛。復

云。彌陀口口稱。白毫念念想。持此不退心。決定生安養。即端坐而化。

宋釋仲明。居山陰。報恩素無戒檢。偶因感疾。謂同學道寧曰。我今心識散亂。何藥可治。寧云。但隨息念佛為上藥。明即依法念之。至七日力已困。寧又令想目前佛像。久之忽見二菩薩。次又見佛迎接。瞑目而化。

元至順庚午。浙西連歲飢饉。杭州城中餓殍相枕藉。有司令坊正。倩人昇棄六和塔後山大坑中。有一婆子。兼旬不腐爛。每日居衆屍之上。人怪之。搜其身。懷中有小囊。貯念彌陀佛圖三幅。事聞。有司為買棺。斂焚之。烟焰中。現佛菩薩像。光明燦燦。因此發心念佛者極衆。

宋釋宗贖。住長蘆。作蓮花勝會錄。勸人預名念佛。忽夢白衣士謂曰。欲入公彌陀會。師秉筆問其名。曰普慧。書已。復云。家兄亦告上名。問何名。曰普賢。言訖。遂隱。師以聖賢幽贊。乃更以二大士居其首。師述勸脩淨土頌。有云。三界炎炎如火聚。道人未是安身處。蓮花勝友待多時。收拾身心好歸去。目想心存望聖儀。直須念念勿生疑。他年淨土花開處。取娑婆念佛時。此頌寔在人口。住普會時。迎母居方丈東室。勸念佛。臨終前一日。師夢

毋謂曰。我見匠師十餘人來召。師曰。此往生之祥也。

宋釋惟月。居諸暨化城。明律學。日念佛以修淨業。一日有異僧來迎。後二日微疾。急呼同住道寧曰。今見阿彌陀佛高八尺。立空中。言訖而化。

宋釋思敏。依靈芝。增受戒法。專心念佛二十年。一日偶疾。請眾諷觀經者半月。三日見化佛滿空。臨終念佛聲出眾外。酷暑留龕七日不變。異香郁然。

宋釋晞湛。山陰人。少為儒生。忽厭世出家。與瑩行人於阮社。同建無量壽佛殿。專修淨業。坐不背西。久之常見三聖相。一夕面西念佛正坐。端然作印而化。

宋釋曇懿。居錢唐淨住。以醫為業。晚年禮法華經。修念佛三昧。以平時所積。供佛齋僧。造像設浴。如是二十年。後微疾。不服藥。請利行人七僧念佛。以助往生。次日見蓮花其大如屋。又一日。梵僧到床問訊。夜半眾聞念佛聲。低泊然長往。

宋釋太微。兒時投錢唐法安法師。初授彌陀經。便能背誦。及受具。願高門念佛。精進不怠。常縱步後山。忽聞划船笛。豁然開悟。因蓄一笛以自娛。有凌監簿者。亦修淨業。稱微為淨土鄉長。一日叩門曰。淨土鄉弟相見。微曰。明旦可相見於淨土。今日誦佛正冗耳。翌朝。人怪其不赴粥。往視之。見笛鉢禪椅。先已焚卻。跏趺地上而化。

宋紹興十四年三月四日。江東憲司騶卒鄭鄰。因久病。夢二使者追至一所。見樓觀巍然。若今大官府。使引之登階。入朱門。見庭下有男女僧道。雞犬牛羊。殿下有鏡照人心腑。歷歷可見。頃之王出。二使擁鄰聲喏。稱追到信州鄭鄰。王以筆點案上文字。顧吏曰。還是此鄰字否。莫誤追之。判官携簿前覆。稱合追慶州松陽鄭鄰。王曰。若是則不干此人事。可即放回。復命檢生死簿。鄭鄰尚有一紀半壽。遂呼鄰前曰。看汝乃一善人。在生曾誦經否。鄰曰。曾念高王觀音名號。王曰。汝視此間罪囚。皆是不作善事者。鄰舉首見殿下鐵柱。繫者甚衆。五木被體。羸瘠裸立。絕無人狀。柱上立粉牌。誌其名姓。罪犯事因。獄戶皆金釘。圖大海獸。張口銜之。兩廡皆鞠獄官吏。有戴牛耳。撲頭者。鄰周覽而旋。王曰。汝已見了。可還世間。依舊積善。若見

戮人。只念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名號。彼得因號受生。汝亦消灾介福。鄰
曰。領聖教。拜訖。退行數步。回首已無所覩。惟一白叟。以杖指曰。由此而歸。
亟行毋緩。鄰憂撓。遂寤。徧體流汗。乃初六日夜矣。

晉潘道秀。吳郡人。年二十餘。嘗隨軍北征。既而軍少失利。秀竄逸。被掠。經
數處作奴。俘虜異域。欲歸無因。少信佛法。恒至心念觀世音號。每夢寐輒
見像。後既南奔。迷不知道。於窮山中。忽睹真容。如今畫像。因作禮。豁然不
覺失之。乃得還路。遂歸本土。後精進彌篤。

晉樂苟。不知何許人也。少奉法。嘗作富平令。先後征盧伯。值小失利。船舫
遭火。垂盡。賊亦交通。正在中江。風浪駭目。苟恐怖。誦念觀世音名號。俄見
江中。有一人。挺然孤立。腰與水齊。苟心知祈念有感。火賊已切。便投水就
之。體既浮涌。脚亦履地。尋而大軍遣船迎接。敗者遂得濟。

晉張崇。京兆杜陵人也。少奉法。太元中。苻堅既敗。長安百姓有千餘家。南
支歸晉。為鎮戍所拘。謂為游寇。崇與同等五人。手脚相械。置坑中。埋築至
腰。各相去二十步。明日將馳馬射之。崇愿望窮盡。唯深心念觀世音。夜中

械忽自破。因得脫免。路經一寺。乃復稱念觀世音名號。至心禮拜。以一石
置前。發誓願云。今欲過江東。訴於晉帝。理此冤抑。心願獲果。此石當分為
二。崇禮拜已。石即破焉。崇至京師。具列冤狀。帝乃加宥。已為人所掠賣者。
皆贖為編戶。智生道人目所親見。

宋釋用欽。居錢塘七寶院。依大智學律。聞其示衆曰。生弘毗尼。死歸安
養。出家為道。能事斯畢。即標心淨土。一志不退。日課佛至三萬。嘗神遊淨
土。見佛大士種種異相。謂侍者曰。吾明日西行矣。即集衆念佛。黎明合掌
西望。跏趺而化。

昔有一國與羅刹相近。羅刹數人入境。食人無度。王與羅刹約。言自今以
後。國中之家。各專一日。以次送往。勿復枉殺。有奉佛家。唯有一子。始年十
歲。次當充行。父母哀號。使至心念佛。爰及宗親。助子屬想。便送此兒。辭別
捨之。以佛威神力。大鬼不得近。明日見子尚在。歡喜同歸。因茲絕患。國人
嘉慶慕焉。

元。至正十五年冬。張士誠侵湖州。江浙丞相委令徑山屬院化城僧慧恭。

團結鄉民守禦界嶺。一日賊兵犯境。恭率鄉民與之格戰。賊敗走。獲四十餘人。送至官。夜宿西湖鳥窠寺。黎明。適前任饒州天寧謀大猷。徐步廊廡間。囚者見師神觀閑雅。持誦不輟。乃齊聲告曰。長老救我。師曰。我救你不得。你若至誠稱念南無救苦救難阿彌陀佛。却救得你。中間有三人信受其言。高聲稱念不輟口。既而官司取發。眾囚俱易枷鎖。偶至此三人缺刑具。但繫以繩耳。既到。審囚官獨鞠勘此三人。一人供正治麥畦。被虜。二人供元是明州奉化鋸匠。來此傭工。被虜。三人遂獲縱免。乃到鳥窠拜謝大猷而去。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_山華言竹林。時那羅聚落多諸疫鬼。殺害民衆。各競求請諸天善神。希望疫病漸得除降。如是數請。病無降愈。時聚落中有一優婆塞。語眾人言。如來在世。利安衆生。我等當共一心稱南無佛。唯願世尊大救濟病苦之患。時諸人等聞是語已。咸各同時稱南無佛。唯願世尊大悲憐愍。覆蔭我等。疾疫病苦。爾時世尊常以大悲。晝夜六時觀察衆生。誰受苦厄。尋往化度。使修善法。永拔諸苦。見此疫病諸人民等。同時一心稱

佛名號。以救疫病。爾時如來將諸比丘。往彼聚落。以大慈悲。重諸民衆。勸令修善。疫病同時皆悉退散。無復衆患。

宋祖輝居四明郡城佛閣。逢人但云阿彌陀佛。說也說不得。人竟以說不得和尚目之。鄞尉王用亭夫婦事之甚至。一日到其家告別云。我明日行矣。及諸檀俱會。即入龕端坐。求甘瓜啖盡一枚。念佛而化。

元寶雲僧文宗周者。象山人也。淹博教觀。持律甚嚴。尋常與人言。嘗訥不出口。至陞座。豎義講說。滔滔若建瓴之水。莫之禦也。臨終陞座。講十六觀經。終卷欲與衆訣。左右進前。答曰。和尚後事未曾分付。奈何告寂。宗周曰。衲僧家要行便行。有什麼後事。然者益懇。於是下座。歸方丈。一一條畫之。即合掌稱念西方四聖尊號。回向發願畢。遂入滅。火化。談利燦爛。

宋楊次公篤志淨業。不輟念佛。嘗作文勸人云。大願聖人。從淨土來。來實無來。深心凡夫。從淨土去。去實無去。彼不來此。此不往彼。而其聖凡會遇。兩得交際。彌陀光明。如大圓月。徧照法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諸佛心內。衆生塵塵極樂。衆生心中淨土。念念彌陀。若能發心。念彼佛號。即得往生。

沙河諸佛有同舌之讚。十方菩薩有同往之心。佛言不信。何言可信。不生淨土。何土可生。自棄己靈。是誰之咎。公臨終時。見金臺從空而至。即說偈而逝。偈曰。生亦無可戀。死亦無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宋周續之。字祖道。廬山人。父後過江。因居豫章。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十二詣范甯受業。通五經。五緯。時號十經童子。養志閒居。窮研老氏。公卿交辟無所就。入廬山。事遠公。預蓮社。以為身不可遺。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布衣蔬食。劉毅鎮姑孰。命為撫軍。復辟。太學博士。俱不就。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正。為之注釋。宋武帝北伐。太子居守。迎館安樂寺。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太守劉柳薦於武帝。辟太尉掾。不就。文帝踐阼。召至都。問館東郭外。乘輿行幸。問禮經。傲不可長。辯析精異。上甚悅。或問身為處士。時踐王庭。何也。答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為桎梏。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巖穴耳。時號通隱先生。後居鍾山。專心念佛。愈老愈篤。一日向空曰。佛來迎也。遂合掌而逝。

宋吳人周舉。建炎元年自京師歸鄉里。時中國受兵。所在寇盜如織。舉遇星冠羽服人。謂曰。子明日當死於兵刃。能誦十字天經。不唯免死。亦能解冤延壽。舉跪以請。云。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十字是也。拜而受之。明日果遇盜。逼逐至林間。窘懼次。猛憶昨語。亟念一聲。猶未絕口。雷聲大震。群盜驚走。遂得脫。

元鄞縣寶幢市周婆。精修淨土。每遇歲首。持不語。晝夜長坐。盡正月。遇盛暑。就樓會亭。施茶湯。盡一夏。年七十餘。一夕夢見大荷葉。徧覆寶市一境。手持念珠。行道荷葉上。既而得微疾。鄰人夜見幢幡寶蓋入其家。黎明婆已合掌念佛而逝。嘗聞佛謂法中。南閩淨授女人。獲生淨土者。多如雨點。今以周婆觀之。良信。

元黃岩陳君璋。為人端重。真言慎交。以善信服一鄉。年幾四十。與室葉氏。暇則披誦法華。念佛惟謹。鄉無梁王懺本。君璋手書之。既畢。門首有山茶。秋吐花。而君璋漠如也。迨至

國朝洪武庚戌。君璋年六十。疾篤。其子景星。與子婦王氏。性孝。躬調藥。令

夜不解衣。晝不離病所。王氏又剝股肉為粥以進。是歲十二月十一日。夕陽對山。君璋命扶之坐。謂景星曰。吾歸去。曰。歸何處去。曰。日沒處去。又曰。我死宜依桑門閻維華言法。言訖。合掌稱念阿彌陀佛。須臾氣絕。

國朝洪武五年。釋無愠字恕中。客上虞夏蓋湖積慶精舍。偶一朝有俞安人者。自百官市來。長跪於前。自陳曰。吾與吾夫不相得。發心念佛修淨土。已十七八年矣。近一二年中。每於澄心靜坐時。聞空中細樂及鶴鶴之聲。洋洋焉。余自謂為勝境現前。或謂是魔境。請禪師決之。愠曰。是汝因聞經中有風吹百寶行樹。其音如百千衆樂及衆鳥之聲。一時同作之文。信之既篤。根於八識田中。無由除去。靜空中乃發現耳。汝後若再見此境。不得作勝想。亦不得作魔想。當頭與他一坐坐斷。便見惟心淨土。本性彌陀全體皆是。豈在十萬億遐方國土之外耶。俞以手指其胸曰。吾自此疑團皆泮矣。

國朝天童照寮元素多病。洪武丙辰病日篤。勉歲主勸其持觀世音菩薩名號。照如其言。日誦萬聲。明年十月十七日午時。自念病勢去死不遠。莫如改持阿彌陀佛號。方興此念。忽一美婦人身衣六銖衣。手持一淨瓶。自戶外入。立其面前。照驚訝失措。既而定心諦觀。乃是菩薩示相。照涕泣露罪求哀。須臾不見。越五日病盡脫。

國朝劉谷賢黃州人。隸虎賁左衛軍伍。嘗從太監鄭和操舟往使海外諸番國。經大海洋。谷賢忽失脚墮水。時風帆迅駛。不可以援。和令舟人升桅末望之。遙見一人隱隱在波濤中。出沒相去數十里。咸以為無復生理。須臾谷賢追及舟。舟中人大喜。速以物引上之。有大魚長丈餘。在傍。悠然而去。人皆異之。谷賢曰。余墮水不沒者。此魚力也。適戴余至此。余將沒者。數魚輒以鬚鬣負起。以是水不入口。舟中人問谷賢。爾平生作何善功。以獲此報。谷賢云。但念觀音經耳。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六

公輔善言卷二

二十六

